尤菴集 三十七

上樑文

跋

銘

箴

贊

婚書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五

跋

書岳武穆詩後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蹄閼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紹興五年秋日岳飛拜

此岳王不唯以期紫巖實所以自期者嗚呼惜哉

滄江趙丈臨己卯諸賢帖跋

滄江趙丈於物無所好獨遺文古事網羅無遺或以文或以筆或以真人或以其古而稀也惟所謂己卯帖者可謂兼之矣然文與筆未必追蹤作者而其古

而稀也亦豈周鼓并敦者倫也獨惟其人則雖在二宋之際其必在洛閩門墻也審矣趙丈於是乎得其所好矣第惟帖首有河西公序文河西公可謂能好惡人者而序中無一言以及衮貞之事其稱美諸賢之辭厖厖焉有若不欲言而强言者亦豈身經壁書之禍故有所畏而不敢言歟然則今日之娼孺厮儓尚知好惡之極而莫不公誦者倘非　宣廟朝諸賢倡而明之則終有所不能者耶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趙丈早有臨池癖遂臨其帖各家之書無爽於初雖其筆藝之妙而亦其好之篤愛之深故各得其心畫也如此客有以三事難之者曰臨之而似也豈若

剞劂之尤似也余應之曰贊皇之篆宋尚書摸取則善矣而州將鑿動則識者蓋惜之今登諸木而殘其本奚曰宜哉曰衮奸之作不去而並存之何也曰邢七叙述程伯子而叔子置諸游呂之間蓋不以人廢言也且揚雄之反騷晦翁編諸張呂之前而曰所以甚雄之罪安知趙丈之意不出於此也曰諸賢之心畫固欲臨而得之矣其於衮也不亦辱乎曰不曰晦翁好曹操書乎雖被共父之譏而不悔者豈無以乎於是卅四人詩若文並五十六首別行於世而不知祖孫寘主之辨彼滄洲一譽之誤不足爲奇勝矣斯可謂希世之寶矣惜乎趙丈今成盲廢不惟真本之

不易見而其臨之而似者亦將絶稀矣後人其保此而無毀之可也　崇禎己亥至月日恩津宋時烈跋

聽松先生筆蹟跋

蘇公世讓得聽松先生筆蹟朝天日得燕都繡工以彩線繡之毫釐不爽其色澤溫然肉好而其骨格固蒼然而健也晦翁所謂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此庶幾焉彼繡工者未必知筆家之妙而妙於其藝故能換骨傳神真像超然豈詣其極者各自有天機耶蘇公子孫貧不能有而申公得潛不愛錢財以得之既而亦以無后人歸之外甥李公叅自李而又歸之外甥趙侯億今去先生之世未二百年而趙那流傳已四

家矣玉寶難私化工無偏者此其徵也趙侯之胤得重方學於先生外曾孫尹吉甫有志而文其所以守之之道則吉甫必謦欬之矣趙氏之世守而不失也無疑矣然先生少事趙文正公其必有所傳者矣後輩於此不差於細微能如繡工之於筆蹟則其於道亦幾矣不當徒守此手帖而已也趙生其勉哉己亥十二月十日後學恩津宋時烈跋

跋白江李相國封事

嗚呼　聖考之世聖德日興弊政日祛凜凜有大作之氣象其於此疏可謂略施行矣甚矣　聖考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　明良相遇千載一時而至治未

終遺成千古之恨豈天不愛斯人耶方今　聖上嗣興而公家二學士出入補拾夙夜匪懈將以此而繼述其志事功成治定之後　聖上舉宋帝之語以語二臣者曰予是　孝宗之子爾是李相之子云爾而吾儕簪履舊物喜聞而垂泣焉豈不可也頃日太史氏纂集　先朝盛烈以垂萬世於此文字其已備録而無所遺乎無乃有落莫否耶　崇禎辛丑二月朔恩津宋時烈謹跋

再跋

我　聖考剛健豁達其學以表裏洞徹爲要觀乎外可知隱微之中幽獨之事矣其於血氣未定之戒宜

無可虞者而此疏第十一條論勤政之道其丁寧於此若是其至何也豈虞朝戒傲之意歟又其第二條論聖學之要而念　春宮疾病之成而亦以此爲言當是時今　上春秋方十餘歲矣公已以爲先事之圖其在今日則臣民過慮之憂尤當有甚於當時矣日者有友人在邇列者過余而猥問急先之務草野疵賤不敢冒及時事始不敢言其人叩之不已余不得已以鄭僑四時之論語之曰此不可不熟味而入告也今日適偶無事復檢此疏至此兩條輒警發於心以爲此疏倘或爲　乙覽則　聖上必謂　聖考之時猶有以此言進者又謂昔予甚少良臣之慮已

及於此其檢身克己之功常若不及則　聖學豈不精白純粹丕承　前烈乎奈何二學士尚不以備清閒之燕也疾病呻吟之中竊不勝區區螻蟻之忱敢書所懷如此壬寅至月日再書

跋　孝宗大王手批後

右我　孝宗大王批辭也臣時烈於丁酉五月纔免毋喪即被　召命上疏祈免則　宥旨之隆厚至於如此真所謂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情者也賤臣泣弓之痛已閱四歲而尚在地上不得以身褥蟻自念冥頑甚於草木之無情矣今日奉　諱於橋塋之齋舍痛哭空山五情摧裂也偶檢故紙忽得此

批於篋中奉持不忍讀遂稽首拜手泣血而書于左方時　崇禎壬寅五月四日也

魯陵志跋

余讀戊午黨籍未嘗不盡然傷歎而又竊疑於心以爲畢齋之爲此文何意濯纓之録此而又必曰以寓忠憤何義耶春秋於定哀微辭多矣先儒又以聖人司敗之答爲萬世法二公非不知此而不師於此以藉小人之口而流禍於縉紳處士何也今見魯直氏所編魯陵志嗚呼其婉而成章矣乎其盡而不汙矣乎傳曰其善志此殆庶幾焉爾蓋詳其發凡之例其提綱者起自　文考之壬申訖于　孝廟之癸巳上

下數百年間道有汙隆人有賢否皆錯文以見義而文之所害一切不敢收蓋所謂記事之體而記事之中又不無去取去取之中又不無稱停雖使權韓鄭申見之無所怒而有相禍之心矣豈以忠厚老成爲之本而謹嚴義類隱然乎其中故是非未嘗不在而我未嘗爲是非也耶恨不得起二公於九原試使一讀而自悟也或曰此志皆引諸家記述而仍録其所自來以示不敢創作之意則其謹至矣然其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有似乎綱目之例莫或有小兒厖屋之譏耶曰否否非至妄至愚無敢以滕薛之僅僅而自陷於僭王之誅矣曾謂魯直氏而有此乎夫記

事者最忌散漫而又病於疎略故必須綱而挈目目而該綱如辰居而星拱河流而川導故紫陽諸子記朱子事實亦嘗用此例是豈有僭擬之心而然哉此志要之爲典要後之覽者毋遽爲吹索而徐究其用意之勤則不能無補於世教也　崇禎癸卯九月朔日恩津宋時烈書

新刊自警編跋

鄭公萬和按節湖南有感於宋朝故事即取自警編登梓將以上備　乙覽蓋曰此編所録皆人臣事然豈不曰舜自耕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乎昔有問程子者曰坤者臣道人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如厚

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乎今見於此編者如韓富之宏深范馬之正大荀　聖上俱收而並取焉則如地負海涵萬物畢具其爲盛德之助豈不大乎況時有程朱格言則又豈非　聖學之根柢耶昔仲山甫繕其祖考爲王喉舌而其賦政于外則又袞職是補夫人臣愛君之誠豈有外內遠近之間哉況今朝著夙夜之賢皆取觀而警焉則大臣有大臣用給舍有給舍用下至方岳守宰亦各有其用矣不徒觀焉而必警焉不徒警焉而必用焉則宋朝之文明其將復見於今矣余於是別有所感焉此編有記神祖事曰神宗天資節儉有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

微神宗歎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立青苗助役之法夫神宗天資既美而又有致治之志矣一朝誤於匪人卒爲亡宋之主是知節儉是爲國之要而用人尤治亂之機也今之願忠者誠表此而以代盤盂之警則又非泛然鑑戒之比也此又豈非鄭公之所望也時閔逢執徐季春日恩津宋時烈謹跋

書金延之臥遊録後

邵先生嘗言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延之之爲是録豈亦慕先生之風者耶之録上自唐宋諸賢下訖吾東諸老先生之所記按名指實實如身歷其境而領其

山川矣惜乎中州之大其形勝埋沒而名實冒僞者何限而不得如九江彭蠡之襲大賢游賞一正千載之謬者以朱夫子生乎南渡之後也此則非獨夫子之不幸亦中州山水之不幸也吾東諸老先生亦何苦生於褊壤不得博觀乎宇內乎然諸老先生猶及乎朝天之日而足涉青齊之境矣吾儕小子又何太苦而生乎今日只守此井觀耶雖然吾與延之能學邵先生百源工夫終至於靈臺瑩靜天壤披葩然後探月窟躡天根而歷覽無際則禪家所謂大地無寸土者有不足言矣然則此錄亦將爲几案間一筌蹄矣又豈知東國之出於遼薊之外以屬青海之頭也

既以自厲又以厲延之云爾録中所謂家集云者延之王大考清陰老先生也　崇禎甲辰孟冬恩津宋時烈跋

黄氏家藏王人帖跋

昔邵堯夫先生以生乎中國爲不足而以必居洛陽之中土爲樂于斯時也洛中固多賢彦而有程太中者與其家二先生在焉故先生相與追隨酬唱千載之下想見其氣象使人不勝其歆艷矣吾儕東表之人何苦限以鰈域不得觀禮樂文明之盛也然得與禮樂文明之士際接而周旋焉則猶可以少慰其恨矣而將不得焉死而已則其飲恨之深尤如何哉今

見黃君美兄弟所示一帖則又不勝慨然而歎慨然而傷也帖有上下兩段其上段是昔　神宗皇帝奚已王人經略宋應昌以　帝命至與君美祖考秋浦公講論大學者也其下段　崇禎皇帝甲戌程摠兵龍來使本國頗久故君美先考芝所公與之唱和而名以皇華者也摠兵自謂河南夫子之後而畢使未久遇流賊抗節而死云噫東表之人得與　上國璵璠相接難也既相接而與之講論古經之旨尤難也古經也而必於程子表章之書又已甚難矣而又得與夫子之裔相接以從容焉者又豈非甚難中之尤甚難者耶惟此甚難者必萃於黃氏父子者是何也

古人云物常萃於所好此非虛言也昔余弱冠得遇通州士人劉進文同處甚樂也舉手亟稱曰林川使君以我爲上國人見待甚善矣林川使君卽芝所公也厥後公因龍灣歸正人密伸其義蹈刃而不悔此令人扼血額天者也其平生所好如此而秋浦公又受學於牛溪先生一部大學尤其所純熟則今此二段事安得不萃於黃氏之家乎昔程篁墩以晦翁出於程氏之女宗而又以復亨之銘成孺之賢甚有自喜之意篁墩以 皇朝文獻之士猶尚如此況茲偏邦之人其所得爲如何哉目今瀘洛腥膻禮樂邊籬得見冠帶之人難矣況得見程子之後人而講其表

章之書乎此慨然而歎慥然而傷尤有感於邵先生
也雖然重陰之底陽未嘗盡也倘今　上殿下繼述
寧考之志事使乾坤廓清則吾與君美兄弟持一部
大學訪環溪遺裔而揖讓進退於伊川洛水之間實
平生快事也當是時袖出此帖而示之則豈不煜耀
於耳目哉噫吾老矣顧安得長年度世之術如屈左
徒之爲耶只恐晦翁夫子復起而空發一大笑也時
崇禎甲辰復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孝廟御筆帖後跋

寧考己亥　上一日從容賜對歎息言曰諸臣若一
心奉公國事尚可爲也又曰奉公須自我家始諸王

子公主豈無橫濫事乎私門若杜國用亦不至大削矣臣起拜曰　聖教及此國事其庶幾乎盍亦擇遣公明正直者察舉而究核乎　上曰誰可者臣敢舉所知若而人以對則　上復令賤臣具列察舉條目以進如諸宮家各衙門折受山澤之利諸干不法事俱在焉　上遂自爲封書分遣禁從諸臣副司直臣閔維重主慶尚道受　命纔二十四日見海隅之民奔走悲號曰吾　聖主賓天矣遂星夜奔還復　命于恤宗賤臣竊念當時　聖意如青天白日而又以爲施諸政事者要必自身而家以及於國如此則孰敢不精白其心以承休德哉此可見　聖學之要眞

得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矣倘使天假　聖壽以酬
聖志之萬一則其尊周攘夷之業殆可指日而以待
矣嗚呼可勝痛恨哉其　封書中官職姓名邑號三
十七字乃　御筆眞蹟也閔司直今爲湖南按使將
欲粧績爲帖以爲無窮之圖而敬襲以示賤臣　手
澤如新奉玩摧咽涕血交零也臣嘗見　聖考作字
時勢如電激而自有謹嚴之體或從末倒作而亦甚
端好賤臣每歎天縱多能之盛也然　聖考有大焉
一星之微何足以究測天體哉今　上初服賤臣伏
在田間嘗以實封歷陳當日　封書條目以贊　繼
述之實矣今者復以告閔按使願以其條目並附於

此帖之後早晚都俞之際出以　奏御則以　上誠孝必能感發興慕起而力行之矣然此難以語餘人故今因跋語之請並及此語嗚呼賤臣褥蟻之前尚能及見之否耶疾病呻吟悽感痛楚謹拜手稽首而書于下方時　崇禎乙巳暮秋未死臣宋時烈拜手稽首敬書

書所獻宗家　宣賜書冊後

維此大學以至春秋凡八書今我　主上殿下以賜臣時烈者也臣謹拜稽首照數領受訖竊念吾家本寒素仲氏又居官清謹故雖旁直爲小宗而家無長物以爲宗器茲惟不肖奉承先教叨竊儒名粤自

聖考以來不以爲在野而猥　宣書冊多矣茲依獻賢之禮以今番所受者盡以敬奉于宗摠六十冊倘承先人祀者世守勿失屈首念讀則亦所以不孤君親之恩而先人忠孝之傳仍可徵其罔墜矣區區今日之心庶後人之識之也　崇禎乙巳十二月十日書

重刊名臣言行録跋

此書經朱夫子手編者止八朝其餘則李氏所續論者謂續者僭也然不續則何全焉惟非其人則謂之僭者非過也只是外集所編周程以下則夫子當初不以入於此書而別具於淵源録者必有微意而今

乃並編於此書之末者殊不可曉矣恨未能質問於先生長者也今湖南按使閔公維重重刊是書將以上備　睿覽夫多識前言往行固聖學之要而仍知爲人臣者其心術之邪正事業之崇庳皆係乎人主之一身則其爲鑑戒尤豈少哉張子曰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今是書皆人臣事而閔公猶必欲進御者其意亦深矣仍竊伏記　聖考朝有爲心性說以進者　聖考顧謂筵臣此莫違於朱子之旨否乎今　聖上繼述尤在於道術之辨倘於　乙覽之際至周程以下別取淵源録究觀聖賢之適傳而不使混於趙曹

文富之列則其於大一統之義亦將有助云爾　崇禎丙午正月日恩津宋時烈謹跋

經書辨疑跋

老先生平日不喜著述此書所記蓋不得已也先生既沒猶且藏在巾篋今按使任公義伯謂同門諸人曰老先生初心雖不在垂惠後學然苟後學有益於論辨則終不可無傳也咸曰然遂捐俸以鋟于梓凡七卷先生於近思録用功最深其所問辨已編入于鄭守夢釋疑中刊行且久故於此不復見焉此外又有家禮輯覽典禮問答文集若干卷未暇並刻蓋將有待于日後云仍記先生年八十四易簀是時猶終

日危坐手抄口誦未嘗少怠其中必有甚樂而自不能已者矣今可傳者書而已然其不可傳者猶當於此而求之　崇禎丙午九月日門人恩津宋時烈謹跋

朱門旨訣跋

牛溪先生手抄此書凡有來學者必先使受讀有以立門庭知趨向然後授以他書蓋先生門法路脉正而科級嚴故其教人者如是爾學者苟以是爲入頭下手處則知要盡博徹上徹下而作聖之功無以易此矣蓋先生之學專尚考亭不唯以訓示學者而所以告於君者亦未嘗外此故當時上下尊信如奉神

明矣不幸世道壞破反以爲病至有上疏力詆其說豈所謂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者耶此書行世已久而當初先生嫌以纂述自居故未嘗有題目今所稱朱門肯訣者後人之所加也　崇禎丙午十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再跋

金文敬公嘗言有人節取朱子言行倣小學綱領以次編録凡上下帙蓋其人亦嘗親炙於先生當時或經稟訂則其取舍必精而可爲此書輿衛矣然世人未有見之者或有搜訪而闡明之則幸矣

跋羅州南磵羅公詩帖

詩曰維桑與梓尚恭敬止況其性情論議之見於文辭者其可使塵埋而煙滅哉今觀羅寢郎家藏帖子其孝思可謂深矣盖谿谷相國謫官錦城也與寢郎先人南磵公有習池之好暇日裒筒往復至相國北還而猶然也寢郎一一收拾聯爲巨篇怳然郊寒島瘦聯翩於海韓之間也盖愛故敬敬之則存而不忘也此亦存之之一端歟帖中有坤門韻今日最可讀而於抄軍之議尤有所感也當胡亂之後南磵公盖欲鎭撫殘民以固邦本而相國之意與之相左豈程子論武侯之說耶彼孫莘老徒欲武侯苟保梁益不殺了一人盖武侯討天下之賊則有不得顧者爾相

國當時之志蓋壯矣而竟不如其所議豈時勢然耶重可爲志士之歎也　崇禎丙午南至日恩津宋時烈跋

牛溪先生詩帖跋

右五詩牛溪成先生手筆以贈峒隱李公者也其朋友間眷戀情思及憂時愛君之意藹然可掬而最後末一篇則乃先生易簀時絶筆也其安靜虛閑氣象非有平日涵養之功何以與此峒隱公爲平生道義交其水月襟懷相照同潔故死生相訣之際猶以此相言其意蓋曰餘人無可與道此也峒隱公無嗣其兄孫迂齋忠貞公收拾爲一帖以傳於後蓋聞峒隱

公甚愛公至微細事俾循規度公亦移孝以事之云
崇禎戊申抄月日余過廣陵之官村慈公舊宅公之
捐館已九年于茲矣俯仰今昔不勝感涕公之二胤
週選出示帖撫玩數日略爲之叙後學恩津宋時烈
書

書申夫人筆蹟後

余得見申夫人筆蹟頗多亦或附以跋語矣今觀三
衲李仲羽所藏則下有栗谷先生所寫絶句尤可寶
也仲羽稍起珍葆將以遺於同倦非但取其墨妙詩
韻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其子孫得其意則必不
忍揉壞而染盡也仍竊記朱先生每以一躍躍出夔

化氣質爲警學之要訣李氏子孫苟能下脫人欲之卑汚而上躋天理之高明則其於此圖此詩眞得其深趣矣恩津宋時烈敬書

再書

先生詩登在圖上必是捉手所爲而非先生舊本然也李氏子孫盍移之左方也

書出師表垂拱劉後贈宋季興

昔人謂鍾太傅不書出師表使與日月相照而還寫受禪文夫出師表自與日月相照何待鍾筆也然自操筆者言之所書宜亦有所擇也況垂拱劉斯可續書於哀公十四年後使周公爲公孔某爲某斯又出

師之祖宗也遂併書之然今世不可讀雖驅世笑我而百世之後必有知我而悲我者矣

列聖御筆帖跋

右　列聖御筆朗善公子臣俁所裒集摸勒者也竊惟周詩曰於戲前王不忘夫其盛德至善小人之樂樂利利者猶不能忘況後賢之親親賢賢者又當何如也思慕之不足則其遺墨之散落者廣加收藏收藏之不足則其託之貞珉者欲其傳之久而行之廣也其用心可謂勤矣夫河圖大訓非周先生所自作猶以其所嘗寶而不敢失況其精神造化出於心而應乎手者乎雖我　聖上取以爲宗器亦可也　御

筆自　文宗以至　孝考而　宣廟最多者朗善其親孫也　孝考次多者耳目之所逮也雲漢昭回固非專門趨勤者所敢彷彿況其所書閒有先聖遺言則雖尋常游藝之末未嘗不在經訓之中者又可見矣最是　孝考在瀋時詩及簡札悲愁悁痛之意雖在吾小人之儕尚不堪奉泣沾衣則　聖子神孫之心又可知矣臣適當奉　諱遂抆血而謹爲之跋焉

崇禎丁未五月初四日臣宋時烈拜手稽首謹書

平陽朴先生遺墨跋

右平陽朴先生親筆也先生罹丹書以死其遺文留墨爲世所諱而亦爲世所寶令耳孫判官崇古收拾

文字之堇堇者附以先生同志成河柳李俞五先生之斷爛者編爲一通以行於世又幸得此於人家先是禹公伏龍摸勒爲印本得見者不翅若元龜弘璧況此真蹟又何以云喻哉　國家凡幾經兵火凡秘閣芸館之藏猶不得保而獨此不滅而能存禹公所謂非偶然者非虛言也第其卷首卷末印章篆以醉琴之軒永豐六字又別印永豐二字故舉世稱先生爲醉琴軒然永豐之云不知其何謂頃者滄江趙丈涑謂先生之塔宗室永豐君收保此本而着其印章醉琴乃永豐之別號此言似是矣然世人稱之已久猝難改也仍並著其說於後以俟覽者之參考焉時

崇禎著雍涒灘陽月恩津宋時烈跋

龜川君年譜跋

余讀尚書微子篇及漢書劉向傳嘗以爲讀此二書而不爲流涕者眞無人心者也今見故宗英龜川君丁巳疏可謂千載而同符者也夫忠臣與義士見國之將亡無不痛心飲氣思欲扶持於萬一者此秉彝好德之心自有不能已者而況爲王室之懿親者哉然前世之制則內宗與外臣視無異同故其陳力盡忠亦同於外臣而尤甚焉　本朝則不然禁防甚嚴使於朝家事不敢一毫相干而公能倡率宗班極言竭論不避斧鉅鼎鑊此又視古而尤難者矣公雖遷

謫流離九死而不悔　仁廟反正特加二資而又以爲司饔院提調宗親府有司之任寵賚便蕃然則公之安危卽國家之安危也豈不偉歟公之胤蓬萊君昆仲行修而有文孫司諫子重掌令子三並以直節見於世豈　祖宗鑑佑有此錫類之慶歟其視劉向之有子駿不可同年而語矣余與子重諸人游好甚篤今子重已矣何處得來遂隕淚而記此以書于公年譜之下方以貽公之曾孫箕疇云時　崇禎著雍涒灘陽月日恩津宋時烈謹跋

童蒙先習跋

孟子曰讀其書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余幼時見人

家子弟初學者無不以是書爲先而第不知出於何人之手矣今朴上舍廷儀氏來謂余曰此吾高祖諱世茂之所編也余不覺驚喜曰今日始知其人矣公爲 明廟朝名臣其學問有淵源而門路亦甚正觀於此編則可知矣其該括約說無非學問中體認一大公案而所序歷代又史家之總目也或疑編內所輯理氣性命等說非童學所能知此則不知作者本意所在也朱子嘗論仁說曰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得知此道理不可不着實踐履所以實造其地位也若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以求之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

慕愛而知所以用其力耶今之童學略識諸般名義界限終有所歸宿者必於此書而得之其功豈不大哉竊聞今　上殿下每臨筵喜說此書　睿學之明其必有以識此矣公字景蕃咸陽人登第始爲翰林官止監正蘇齋盧相公守愼以嘗著此書訓其子弟載公墓碣云　崇禎紀元之商橫閼茂陽月日恩津宋時烈謹跋

書靖孝公行録後

盖昔文王之化自身而家以致麟趾之美惟我　本朝但不姓姬耳今觀靖孝公行録一通可見其所自來者深矣朱先生嘗說麟趾之義曰公是好底人子

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今靖孝公實我　明廟之好孫　宣廟之好子而仁廟孝考之好族人也豈必麕身牛尾一角然後乃爲王者之瑞哉胤子朗善君侹趾美續聞思顯先烈則又豈非我　主上殿下之族人之好者耶抑嘗聞論二南而不本於文王之身者固甚淺陋然文王之昭亦頗有不好之人則亦係乎當人之如何而已靖孝之不以輿馬聲色爲尚而其至性醇行度越羣倫者亦豈非資之美行之力哉惜乎國制所縛不能如學士大夫之交紳接佩往來游談故其至性醇行無有能知者矣第觀　孝考於困橫危塞之際而猶以

筆翰致其丁寧眷厚之意者迥出尋常則其將顯耀於無窮者又豈鍾銘鼎刻之比哉然則可以知　列聖之化者公之賢行也可以知公之賢者　孝考之神翰也今朗善將附刻於行録之後其志亦深且遠矣既又要余一言以叙行録之顛末則衡芒之賤誠有所不敢而惟　本朝聖化之本　孝考神翰之重則終不可無言故略書此以歸之時　崇禎上章閹茂季冬日恩津宋時烈謹書

崇禎皇帝御筆跋

右　崇禎皇帝御筆也夫聖人告時君之言莫備於九經而九經之中惟此四字爲第一要道矣今我

皇帝陛下之表章獨在於是則　聖學之高明可知矣故其甲申三月之變不失國亡君死之正以明聖訓於無窮豈不盛哉嗚呼有　君如是而天下竟至於淪喪豈當時臣子之罪哉閔尚書鼎重當至燕山購求　遺筆無所愛有一人以此來示鼎重欽奉悲咽將傾橐貨之其人識其意便推以與之而却走亦豈義人之隱於市屠者耶閔尚書百襲以歸寄贈於華陽山中余敬受百拜因摸勒入木而藏之適值奉諱之日不覺滂泗之交頤也　崇禎辛亥三月十八日陪臣宋時烈謹記（後四年甲寅磨崖摸刻于溪上）

跋金士輔編錄養性堂詩文

昔余摳衣溪上一日老先生指點園林略說古事余始知其三易主而其最初之創始則終有所不能知也顧今俛仰之間倏已四十餘年而西林之感愈往而愈深也今見士輔所錄養性堂詩若文則怳然若復接聲容矣因念造物喜遷其不常者是常也自崔而某官自某官而先生推古徵今又未知復爲何人所得則又不能無慨然太息者矣雖然時有古今而尊賢敬德之心未嘗異也惟昔顏樂之亭其距程夫子千五百年而夫子之言猶曰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則老先生杖屨之所草樹谿礎尚且舍馨於陵遷谷變之後矣疇敢有毀新木改井甃以爲己有而可無

鄉評之呵乎願士輔常自恭敬於桑梓而勿去其鄉又能修身向道不但守其基址而已則是眞能塗墅丹臒者矣愚欲以是說遍諗于老先生後昆而尤欲諗于君平云　崇禎紀元之橫艾困敦寒食日門人宋時烈跋

退翁劉草跋

李文純先生常有逡巡畏讓之意未嘗以世道自任故卒以盛德不瑕觀於此劉可知也金元會以先生手筆也葆愛尤甚然不能學而身自取敗何也因誦晦翁東湖語想像徐陳各遂之志與其自歎飄飄之意竊有所感而聊識于此

梅月堂畫像跋

孔子序列先世聖賢多矣而惟以斷髮文身之泰伯並稱至德於三分天下以服事殷之文王先儒以爲其指微矣東俗好古其藏古聖賢遺像者亦多矣而今延之獨摹梅月公之眞將結茅於公所遊春川之山谷而掛置之余竊諦審之其髭鬚雖在而冠服則正緇流所着也余嘗按栗谷先生奉　教所撰公傳公少爲儒生中爲緇流晩嘗長髮歸正臨終時更爲頭陀像蓋三變其形矣獨乃留此緇像而自贊焉者豈亦有意存乎其間耶蓋公出家放迹實欲藏晦其身然百世之下見其氣像精神於片幅之上者猶知

其爲梅月公矣今年夏成公三問神主忽出於仁王山斷麓下京外士夫奉安於洪州地魯恩洞後之君子其有並稱二公如孔聖之言者耶其不落莫否耶延之旣爲其大王考石室先生刻置洞明詩石孤松五柳等名號於陶山復繼以此擧其所感者深矣嗚呼雖使公生存不過七尺之軀矣今乃輸在七八寸矮絹而論者謂其顯晦之所關在於世道者何也壬子十一月日恩津宋時烈跋

又

右梅月公眞像安東金延之所摸寫而傳於世者也嗚呼使公而生存不過七尺之軀矣今乃輸在七八

寸矮絹而論者謂其顯晦之所關在於世道者何也年月日恩津宋時烈觀於華陽之洞而題其左方（初欲略備其事實故有前作矣旋以片幅之餘難於排寫故改之如此只在財處耳）

題石鼓帖後

古今論石鼓者多矣宋皇祐年間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至東坡時惟二十四字可讀今玆趙承旨庭堅朝天時印本則惟維楊與柳四字分明而餘又不可讀矣蓋自周宣王至韓文公殆二千年而尚云毫髮盡備而其後數百年間其磨滅乃如此豈凡物之理大數過半則如日下山而然歟惟是坡公猶以舊聞今見爲幸而趙公能使吾輩生在偏邦者坐見

脫石眞本目擊鼓形之濶狹字畫之縱橫眞可謂古雅先輩之流而亦吾輩之大快事也其後孫成漢將以粧帖以圖永久亦可見繼述之一端也抑此實周宣王中興時事實也朱夫子每以興衰撥亂如周宣王進於時君今日孰能爲我　聖上獻而粘之丹扆之間乎遂撫玩三歎而歸之趙氏云癸丑二月日書

愛閑亭詩文跋

卷中諸公詩與文皆作於　萬曆甲寅今一周甲而手澤如新其子孫葆藏之誠可見矣惜乎朱　詔使所題隱屏巖者實萬丈蒼壁而余老矣不得一往觀也遂撫卷太息而歸之主人翁之後承朴命揆云閔

逢攝提格孟夏跋

石洲別集跋

原集要刪其說具在附錄中澤老書可考而知也其詩所餘六百餘首文亦若干當時澤老亦非疵棄也蓋曰以俟後日云爾今湖南按使李公東稷將取以入梓以爲別集先生曾孫憕以李公意來以示余曰亦有可以取捨者乎余曰然矣昔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後也遂選其百餘首以寄之其少時戲作泊與緇流酬唱幻語及澤老所謂譏刺已甚者皆不録而其皇華時諸作之無所遺者以今世不復見此事也嗚呼世之以詩看先生者淺矣先生內行淳篤晚又用

功於洛建諸書以爲定本故其見識云爲與少年時若二人焉其詩往往亦迫眞於濂洛風雅此老成先輩所以不以詩看先生而愛其詩亦絶異於餘人之詩也李公之爲此役不特世誼之重亦所感者深矣

時　崇禎閼逢攝提格孟夏日恩津宋時烈跋

圖帖

沈公補衮之誠　聖考奬忠之意可謂度越今古矣未死孤臣每切抱弓之慟而恨不得褥蟻於　羨道之下今以忘　先王之大罪待　命於舞鳳山中矣沈公之胤梯持此帖來示遂稽首拭血而書其尾如

此時　崇禎甲寅八月日宋時烈謹跋

松江文集重刊跋

余自少從文元公老先生於溪上先生每言松江公之爲人曰非獨余以爲正人栗谷牛溪交道終始不替而凡是公者皆一時賢士大夫也松江之決知爲君子不難也余因是而考於國乘野史是公者未必皆君子而君子多也非公者未必皆小人而小人多也其所多之中賢莫如成李兩先生而惡莫如汝立仁弘之甚者然則未必皆君子而槩乎君子之徒也未必皆小人而槩乎小人之黨也公既中奇禍而身後益甚幾及乎丘墓噫惡怒之心何其甚也以其所

利在於攻公故也故攻之甚者其身大利不甚者次之夫欲利者人之同情也公安得不阨也及至　眞主御世公議始張快雪深寃而其大利者皆蒙大戮公身之屈伸卽世道之汙隆也然則陷人以利己者亦可以少懲矣公之文集刋行於世者五十年矣板本已就刓缺今公之玄孫治爲青巖督郵議於方伯守宰謀新剞劂噫見之而不愛之者今世亦有之則此集之行於世也何益於公哉然其出於公者不可使泯滅也況其愛之者多而皆成李兩先生之徒也彼汝立仁弘之流千百輩不愛之何損於公哉文元公老先生之意蓋如此云時閼逢攝提格中秋日恩

津宋時烈謹跋

石齋集跋

黃氏於朱子幾欲與之伯仲者而或時有譏侮意是爲象山之學者歟大抵　皇明之學其弊類如此不獨黃氏爲然也然黃氏大節偉然甚有補於世道豈朱子所嘆子靜堂堂之淵源耶友人李擇之得其所著名曰石書麟書者而又於諸書摭其事實附錄于其後可謂黃氏之大全也後之覽者不以其所學之偏而捨其所立之高亦不以其所立之高而護其所學之偏可也時　崇禎閼逢攝提格孟冬日恩津宋時烈題

再跋

主陸氏學者莫如包顯道朱子嘗論其如人醉酒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其後蔡西山謫道州時朱子欲爲經營則顯道云禍福已定徒爾勞攘朱子嘉之曰顯道說得好蓋陸氏之徒不以讀書窮理爲本而直截以分別義利去取善惡爲務故明知其義與善之所在則當死即死當生即生無復依違婾婀之習是以能使一時歆艷後世嚮慕今黃氏之弊於學而立於義者無怪也然朱子之力詆陸氏者以其不以讀書窮理爲本故所謂義善者或非眞義善而還入於利與惡如顯道之當街打人是也此學者之所當明辨

也宋時烈再書

跋金仲和所記表廷俊事實

南軒先生有言曰有所爲而爲者利也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朱夫子以此言爲擴前聖之所未發愚嘗以爲孔聖有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朱子釋之曰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則亦不得爲君子矣夫南軒之言實本於孔聖之意矣朱子何以曰前聖之所未發也豈聖人之言渾然微妙人不易知而南軒之說明白痛快雖婦孺皆可知而可從也耶然自朱張以至於今歷幾百年而有能辨於二者之間者甚不多得豈所謂理愈明而俗愈偷者耶愚於頃歲

得聞表廷俊之爲人而以爲此可以庶幾焉今者得見金仲和所記而尤得其詳也嗚呼此未必讀朱張之遺訓溯孔聖之微旨而然若特其發於其眞心而感於老先生之義者乎不然何其暗合之如是耶老先生於大明已亡之後其水東星拱之志愈至而愈明此足以信及豚魚矧廷俊是得氣之秀而最靈者乎然亦或有醜罵困辱甚於羯奴者豈靈者未靈而然耶噫南軒所以盡瘁於恢復之雄圖者其宏綱大用直上接乎孟董葛程之道而其要則不出乎無所爲三字而已朱子之所以極力發揮者亦只在於此則斯理也可謂至矣孰謂廷俊以眇然一介之賤

而得與於斯也耶昔賢以讓金之細事而猶以爲可爲堯舜然則以廷俊而爲得與於朱張之道者斯豈架虛無稽之說耶其亦一端之可徵而有附驥之光榮者歟

聚星圖跋

金壽增延之取朱夫子聚星贊爲簇將以傳於士夫間亦衰世意也然贊中吊豎濡迹等語覽者或昧夫子微辭則大有害故幷書三先生說於下方以爲足以發明原贊之意云　崇禎旃蒙單閼元日恩津宋時烈識

柳淵傳跋

公之爲此傳豈但爲一介冤死者用意若是其勤哉將以戒夫以人欲滅天理而喪家亡身者矣其有補於世教也深矣其於禮源劈頭基禍之事婉其辭而微著其實深得古人立言之體矣詩曰中冓之言不可詳也禔也以王室之親恃傷麟趾之化　宣廟不屈祥刑與衆棄之豈但周家之有鮮度哉沈相其後卒爲栗谷諸賢所駁云後六十九年月日恩津宋時烈跋

白沙李文忠公眞蹟跋

李侯時顯收拾其王考白沙文忠公手蹟稍粧爲帖將以傳於後昆其最初一葉乃　萬曆丁巳年獻議

草本也其忠誠正氣縱橫經緯於點畫咳勒之間者淋漓炫耀奪人眼目豈造化扶持神物慳收以保百世不磨也耶竊聞當時兇論亟發公預搆對語連紙累牘殆可千餘言及收議官至覓之不得今茲所獻者乃倉卒草定者爾故或疑初本則子弟親舊惶駭不敢見而廋之云果爾則想其嚴截峻激有倍焉人以是恨其不傳也然朱夫子有言至方不能加矩雖其初本而在焉亦何以加此哉公雖卒罹奇禍而所以贊 聖祖中興之業者此實與有焉爾其餘碎錄小說亦多裨補世教者而惜乎其間有殘缺難讀者耳然此非子孫之所可私者竊願李侯摸勒入梓

廣傳於世也厚貉纖絺固生人之不可闕者而至寒伏熱尤可思也　皇明崇禎年月日恩津宋時烈謹跋

延陽李公所說白沙遺事跋

昔章惇欲殺劉元城私遣運判直抵所謫之官府元城治命既畢曰死不難矣因對客飲酒翌曉聞鍾聲家人號泣而益夷然自適俄聞運判嘔血死亦不喜本朝金安老疾鄭文翼公寄不善意欲令自盡同罪者乃至有減命者文翼笑曰朝廷誅殛則當伏邦刑以一廩百可也一日急足自京至謫所而口渴不能言侍者蓄黃失措文翼安臥自如及其發書則乃安

老誅死之報也侍者以告公曰然乎仍雷鼻達晨蓋與元城而共貫矣謝安聞淝水捷音對客圍碁而及至入門折其屐齒程子以爲强終不得也東坡嘗以談笑於死生之際自期而其聞朝命而無人色兩脚無力太爲朱子所譏夫元城文潞二公其識量固有大過人者然苟非養深積厚而有定力烏能如此哉今見李延陽所說白沙文忠公亭可與二公異世而同符也然二公則終能北還而公則竟沒於荒裔可勝慟哉然公之所以死者天理良彝而延陽以門下諸生翊戴 聖祖卒能明天理正良彝以 啓中興之偉績然則公之所以扶樹綱常之功至於身後而

彌彰豈不盛哉延陽懼師門之盛美不顯著於世也至於臨沒而闡發如斯尤可以見其師弟子矣時崇禎紀元旃蒙單閼月日恩津宋時烈跋

書金延之書後

慶元乙丙間黨禍滔天朱先生門人如舊多不能立脚頗有避禍計朱先生與人書曰少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庵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而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眞不啻九牛毛既可歎惜又可深爲平生眼不識人之惑也又曰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罪

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又答或人從時之說曰恐如草藥煆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余嘗讀此知先生之所以自任而慨然於當日之士習矣噫在當時猶如此況於今日耶嘗與人說及朱張二先生與勉齋所論陳荀事（吊喪爲婚）其人恐觸時諱有囁嚅狀余以爲士君子須辨得見義不見利底心志然後言行灑落矣不然則其不爲禍福動者鮮矣其後金延之來說陳荀處甚令人愛聽其後又因事以書往復益見其見之明而守之確蓋文正先生家法也噫東漢黨錮之禍慘矣然世皆以司馬公所評爲不易之定論而至於朱先生則有不然者其在豫章東湖之

上慨然於陳仲舉徐孺子之所就而自歎其飄飄者竟如何有若慕仲舉之所爲者然以先生大中至正之道而其所論如此豈以所遭之時而然耶乙卯閏月十五日得延之書因有所感書此于紙面要使兩家子孫觀焉　崇禎乙卯閏月十六日宜春累人書于牛橋村舍

題宋炳翼帖後

同春宋公之孫炳遠以此空帖就余而泣曰我祖父無恙時吾弟炳翼以此帖請寫好文字祖父許之其標題則李都事沃所自請而寫者也然祖父竟未果焉今去易簀已有年矣音容日遠訓戒日忘敢以此

請於長者如得格言至論朝夕觀玩其與得於祖父者何異余愴涕而言曰余與乃祖同時受業於文元公老先生也進而聞於丈席退而講於私室者無非考亭之緒餘則乃祖當日之所欲寫而示爾者亦豈外於此哉遂寫其平日相與服習者若干言以歸之嗚呼爾輩其勉之哉今茲所寫無非切於日用之間而其黎渦莫愁兩絕尤切於血氣未定之時苟於此而勇猛克下一刀兩段則天下真無難事矣其帖首八大字乃鄒聖至要至精之大訓須存之於食息之頃辨之於毫釐之間則其由孟而至於舜也其孰能禦之而真可以無負於考亭之正法矣嗚呼欲知乃

祖當日之意恐不可捨此而他求也月日華陽病叟書

魯史零言跋

右魯史零言三十卷故白沙李文忠公所編也其書取左氏本傳刋去繁冗而兼取外傳錯綜經緯以類編摩而間以己意沾綴若干字接續通貫使二傳打成一片蓋厭煩取簡而病略求備蔚然爲史家之典要其功可謂大矣其棄經任傳亦有所受朱子嘗謂春秋不可曉又戒硬說春秋者曰只恐夫子家奴一朝自地中出來說夫子當時意不如此也又或人勸以解釋春秋先生曰勞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其

本經之難治也如此獨其所謂且看一部左傳首尾貫通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時事之大意云者其開示學者之意甚切然則公之所取捨不任己意亦可見矣故其書名不曰春秋而直曰魯史此亦謹嚴之義耳噫公於此書既究觀終始閱理甚熟故當金墉禍作之日能據經引義明天理正人心以斥夫亂臣賊子之徒則其功不讓於桓文之盛矣窮經而不能致用者豈惟得罪於古人抑公之罪人也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其他規模義意則序例諸說已詳之矣惟外傳之文柳子厚謂其不出於左氏而朱子亦以爲無義理又病其委靡繁絮爲衰世之文此又不可不

知者也　皇明崇禎柔兆執徐仲月日恩津宋時烈
跋

新安李使君家藏四公書札帖跋

右新安使君李侯時顯集其大王考文忠公時諸公往復書札褙粧爲帖者也竊念當時所收必溢箱篋而獨此四幅殊甚寂寥豈或有所取捨耶抑或散逸於兵燹耶就中柳川公書始及於塞外三皐之日此子孫之尤所愴咽者也柳川又作挽詞曰癸丑之冬哭漢陰當時惟我識君心六年乘化君何遽千里含哀我獨深湘浦蓀蘭秋寂歷　穆陵松栢夜蕭森懸知地下追班處應恠龍鍾未盡簪此亦三家子孫所

當知故因併録之　崇禎紀元之四十九年月日恩津宋時烈跋

再跋

柳川書有求銘語未知其書得逮乎無恙之日則公其許之否乎晦翁時黨禍滔天至有乞斬之章而乙卯丙辰之間應副文字甚多其辭謝者亦有焉公必居一於是矣恨未及掃門而請問也再書

白沙帖跋

文忠公筆格氣豪意健超然不爲法縛觀者凜然鬼動不敢平視其所謂筆札與德性相關者眞可驗也公捐館後五十九年月日恩津後人宋時烈謹書

魂與鬼交心在其中依舊能思而做夢人於夢寐亦可卜所學之淺深此程朱二先生說也其古今志怪做異之流皆不足言也惟白沙李公仙源金公講論庸學之事甚奇而不可泯也其所講之說實與前後儒先無不脗合如使曾思而復起則必莞爾而笑曰徐何從而得聞此相傳旨訣云爾此非白沙公所學合下精密則曷能以既變之游魂論說道妙若是其諄諄而微仙源公則亦安能情意感通相與默契哉蓋二公皆不失天命之性而其所以取義成仁者皆求所謂至善者而止之其可謂不負所學矣嗚呼秦

漢以來此道不明其所發明者僅能依倣故朱先生謂之夢裏說今二公則夢裏所說猶甚端的此豈非本朝專尚程朱之致哉仙源公亟記而以遺兩家子孫其意深矣兩家子孫必能世守而不失矣然元祐諸賢推范太史爲講史三昧而溫者不佳服衰於師成門下子孫之能守家學難矣推聖賢相授之旨而質以所聞父師之言以永斯文之傳正不能無望於李氏之門也後五十七年月日恩津宋時烈跋

再跋

愚既爲此跋而或疑庸學是聖賢傳受大全至微之道體也今二公之所就果可與議於此乎曰此後世

理事二致之病也聖人之道顯微無間故理未嘗外於事而亦未嘗遺理而爲事矣昔朱夫子在玉山極論心性體用之妙推而三於致廣大極高明之功而卒以及於司馬忠潔固守臣節不污僞命之義若外事物而徒談性理則其不陷於佛老之空寂者幾希矣此學者之大戒也時烈再書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六

跋

小學類編再跋

文敬公先生嘗以韓君嶠所編朱子言行一册授時烈使之校讐刪潤蓋韓君於牛溪老先生及門親炙而嘗以是就質焉則亦足爲此書之輿衛矣其相與出入互有詳略亦無妨也讀此書者兼取而並觀之則亦可以因約盡博而老先生學問源派終不出於考亭亦可見矣丁巳十月日德殷宋時烈書

書李公舜弼簡尾

右賤臣受命按北時全羅按使李公舜弼贐行小簡

也昔蔡季通謫道州朱先生送之山寺相見無嗟勞語今公辭氣與之暗合矣且其所贐無多而情意懇至其篤於故舊而謹於官物此可見矣噫倏焉三載之間公之墓草已再宿矣而世道人情如水益下雖欲與歸而何可得也料檢故書忽得此紙宛然平日色笑撫玩三復不勝愴涕聊書所感以歸公之胤美叔諸人也强圉大荒落長至蓬山纍人書

烟村崔先生遺事跋

韓文公送楊少尹序說丞相歌詩而京師之長於詩者屬而和之想其一時篇什甚盛而只張文昌裴司空所作見稱於後其餘則皆寂寥焉今見烟村崔先

生遺蹟則其一切詩文無有漏失豈少尹有德行無賢子孫而先生則兼有之耶今先生八世孫世榮夢與與其大哥邦彥取其舊本鑒正其舛誤而重刋之復將不朽於罔倦矣余於先生上言中竊有感焉其所謂損實踏驗屢見於朱子大全集此實夫子所嘗拳拳者而至於所謂業去稅存四字則夫子當時又極其痛歎必欲變通而遂爲吳禹圭所中傷者也豈謂五百年之後復見於先生文字間耶澤堂李公謂先生爲正學者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先生所謂業去者與夫子所言者其實微有不同此則後人所當知也諸序跋中澤老最詳而其所稱引者亦甚重

矣只以知幾云者爲小而似若不足以稱先生者然則易何以曰知幾其神也耶澤老必有深意矣幸夢與問於其胤子季周也　崇禎紀元之著雍敦牂暮春日恩津宋時烈識

四禮訓蒙跋

理寓於器義存乎數陳其器列其數而或昧夫理義者常多故曾子以籩豆之末爲有司之事而宋之儒賢譏關中諸子如喫木札終不得橫渠之傳其意可知也已白沙李文忠公嘗抄四禮要語名以訓蒙蓋欲學者有以識其本源之所在而不徒屑屑乎末流也朱先生嘗編次儀禮通解也實有此意蓋雖先次

其儀章度數而必以明其所以然者係於其後如冠義昏義射義等是也而其述家禮亦自謂略浮文敦本實則其深意之所在也如是矣今公之意以爲器與數易知而理與義難明易知者不必爲疊床架屋而難明者必待其剔出而發揮也其意可謂勤矣其功可謂大矣而亦可謂得先生之遺旨者矣嗚呼小子來前夫天叙天秩是自然之理不可易者而非禮則孰可以神而明之而修而行之也故易曰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大哉禮之爲物也其本之大者略具於此得其本則綱之爲三百紀之爲三千皆可得以言矣然學不可以徒博亦不可以徑約由是而推之以

究極乎禮家之大全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其有以盡得之矣若其厭繁絮喜簡捷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豈公當日編録之意耶因是而竊有所感焉當光海時天理人倫可謂斁敗無餘矣公之丁巳一議其有功於天下後世也大矣眞可謂得天叙天秩之自然而禮存則存禮亡則亡者亦可以大驗矣夫豈徒事繁文而本之則無者之所可與議也公之孫時顯氏剞劂而廣其傳云爾　崇禎戊午五月日恩津宋時烈謹跋

跋白沙李文忠公録券後

李文忠公中興録券失於亂離噫此豈我　聖祖當

日帶礪之意哉然古今人家能葆藏而不亡者鮮矣
歐陽公集古録跋萬卷而漢之金匱石室之文未有
見焉有始者必有終有得者必有失豈物理然哉公
之曾孫世弼君輔得貳本於韓石峰濩子孫呈于盟
府復安御寶則首尾完備宛然當時之舊物矣豈石
峰自以不滿於其意改寫他本而此本因留其家耶
甚可奇也君輔不勝喜幸梳洗稍粧而示余要記始
末余謂物理有未易詰者然虛誇者易泯而眞實者
難滅豈公忠勤貞亮鞠躬盡瘁之蹟自爲造物者所
保護者歟雖然國家可亡而彝倫不可亡中興之績
或可無而公之一丁巳一議不可無矣因此一議而反

正諸公之成功如建領焉然則公功之可以萬世者豈係於此歟之得失哉特造物者之意則有不可知者故書此於下方以歸之君輔云

跋白沙鐵嶺歌後

鐵嶺高處宿雲飛飛何處歸願帶孤臣數行淚作雨去向終南白嶽間沾灑瓊樓玉欄干右翻鐵嶺歌效水調頭詞體

右白沙李文忠公北遷時鐵嶺歌也公雖在流離困阨之際而愛君不忘之誠自然形於吟咏之間者如此彼不得於君而便有怨怒憤激之意者果何心哉

慶朝遊宴後庭聞一宮人唱此問知爲公作愀然不

樂因泣下而罷酒其聲詩之感人也如是夫然終不能如宋帝感水調詞而東坡得蒙量移卒使公歿於窮荒此其所以存亡之異途也記昔　天啓辛酉間廢朝亦惡羣小輩誣罔教曰悌男之爲若德久矣今之議者每以悌男爲言語不新奇聽亦疲勞此言詑可休矣然則廢朝非不知羣小之奸兇矣知羣小之奸兇則知公之忠賢也尤益明矣而威福既已下移只屯膏泣血而竟至於不長可勝歎哉千載之下聞此歌而淚不下者眞所謂無人心者也　崇禎紀元之年月日恩津宋時烈謹跋

杜詩點註跋

澤堂公議論無論細大淺深一依於朱夫子觀乎杜詩黜抹之序可見矣其視今之揚眉瞬目詆議夫子而其言行施措乃反悖理滅倫者何如哉戊午九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六吾堂遺稿跋

人謂春秋因亂而作又謂小雅怨誹而不亂又以杜工部所作爲詩史若此編者可謂義兼之矣嗚呼善叔今其死矣何處得來善叔移家東渡將老於寂寞之濱矣訃音所至知舊莫不以書相弔至於初無一日雅者亦莫不然此誰使之然哉善叔孝於親仁於妻子信於朋友常杜門看書不求人知城市以爲山

林人知其如此而不知其他矣比年以來其所樹立屹然山岳之不動然後人皆知之明養之深而不但爲恬靜自守者而已也退之有言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若善叔其可謂不朽也哉後日太史氏苟筆直而心公則善叔合在何傳也其置潘清逸之流乎抑郭有道之流乎必有能辨之者而難與俗人言矣噫戊午十二月五日書

書金延之奉和文正先生詩後

右谷雲金延之奉和先王考文正先生詩也當時先生亟加奬與豈先聖以商也爲起予之意耶噫萬世在後而先生之詩不滅先生之詩不滅則附驥者從

亦可知矣豈獨子孫之所能私者哉抑先生當日之詩實有朱夫子樓下之歎而延之之和有子美望我皇之意要以慰先生不平之鳴而至今三十餘年依舊先生百歎之時則後人之觀此詩者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嗚呼欷矣　崇禎屠維協洽仲春日

華陽病叟書

趙天安疏後跋

故天安郡守趙公諱慶起沙溪先生門人也先生嘗愛重之　崇禎辛未先生易簀公自天安隨先生季胤叅判公奔哭同諸門人加麻以喪之及葬又來經營襄事旣畢與諸門人相向而哭而去今去辛未幾

五十年而公之宅相李監司喜龍君瑞示余以公萬曆癸丑所上疏本蓋我 仁穆大妃遭罹凶禍金墉之變迫在朝夕羣小騁妖虐焰燔穹人莫敢以爲言者公以眇然諸生首陳大義既斥虎闈仍批龍鱗辭氣森嚴誠意懇惻使人人憤發感激而讜言正論相繼而作公雖卒以此困阨危辱而亦不悔焉當時先生亦遭家禍幾爲姦臣所甘心杜門溪上公托迹門下日受古書先生亦樂與講論渾忘死生之在前也辛未以後愼齋文敬公與叅判公益相親愛而公以余爲同門也眷契切磋情義不淺歟矣當日諸門人無有存者余以白首孤囚朝夕就盡追憶前事不

覺感涕之橫流遂書此於疏本之下方抑君瑞是栗谷先生之宗人而又承其外翁之氣脉則其淵源志尚可知矣況於三學士之節義臭味尤不相戾矣其外至之人言何足深辨哉

書與龍碑閣事實後

此事實一册朴君世振與其弟世輝世徵裒粹而成之者也此兄弟乃先生旁親而居在石南村石南之東距王竹僅一喚也朴宗多居焉石南之南數十里有遯頤洞卽先生曾祖元象之藏而世振等亦其出也與諸宗歲修一祭且竪石以識之先生而有知亦必嘉悅而蔭覆之矣然而世徵乃罹刑禍而死豈亦

氣類之相符而然歟此事始終此兄弟殫盡十分心力而今乃不幸如此此事恐遂衰怠仍至於廢弛也然秉彝好德之心無間於戚疎今後則愚之所過慮終必不然矣時屠維協洽冬短華陽洞主書

書宋子愼剖擊許穆儀禮說後

自君大夫以尊降公子至長子之妻等不降六十七字宋子愼手筆也子愼嘗慨然而歎曰以君大夫以尊降六字爲句雖粗解文理者皆當知其不可易矣而許穆乃連下公子二字以八字爲句無論文理之如何而大夫亦有公子耶寧有不解句讀而可以知禮者乎此輩之誣經罔上每如此安得以此一暴於

吾　君使吾　君洞燭此輩之情狀乎遂書此於小紙貼於儀禮行外曰朱夫子痛惡後世小人以儀禮人所不解而以此爲舞文弄法之資遂爲通解書以防其弊今通解旣成之後尚有鑱穆輩放肆而無忌憚者所謂百世以俟而不惑者果何如耶常以此勃勃於胸中矣嗚呼予愼竟以此死矣可勝痛哉偶閱儀禮而得此小紙不覺涕泗交頤遂表出於他紙而因以識余之悲云已未陽月日書

書黃山會遊圖後

癸巳閏月余葬松崖金由善於燕山心懷悲戀遂約武仲諸賢爲黃山之會而與從姪基隆基厚同舟而

下既畢至最與吉甫談論吉甫所主泰二包荒之訓而余則殺人不必士師之說也卞急之性不能猝化於盛德之言終夜閔然二姪從旁開余以迫切不中武仲則臥而不言然觀其意蓋若兩可而亦兩非也至今廿八年之間人事變嬗不惟長者無有在者少如二姪者亦皆丘木已拱而所餘者獨余與士正在爾追惟昔遊不勝隕滌今洁然之孫尚夏致道取當時事迹登諸圖子又録其所吟詩句及所賦詩章謁余而言曰盍寫此爲一通以示當日諸賢之子孫乎應曰諾因爲附此於下方其已詳於武仲之序者不復重出而只舉其未及者其圖子李澄筆云時 崇

禎紀元之上章涒灘閏月日華陽老夫書

李氏聯珠集跋

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伊川先生以爲天下豈有無本之物乎延安李氏其文章皆本於樗軒文康公可謂根深而源遠矣然亦猶瓜瓞之先小乎若論其後大則月沙文忠公是爾自月沙而有白玄兩洲公則派別爲二以至于靑湖七公焉摠而論之則其大易之象乎古今論易者無如邵先生之精妙其言曰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余嘗檢數李氏前後文集則樗軒三卷月沙七十四卷白洲玄洲合二十七卷而七公之合二卷者徐而考之則靑湖公作八十三

氷軒公十九東里公百六十六東郭公百四十琴谷公十五東莊公九十二靜觀公百十六其與邵先生說恰恰符合其亦奇矣或曰子於是其取類也不亦太多乎靈芝也醴泉也瓜瓞也斯可已矣胡乃至於易象之廣大耶余曰不取則已取之則無物不然而延安李氏特其最著者爾惜乎不得與靜觀公論此於弄丸窩中也

再跋

余既爲此跋或曰李氏祖子孫誠符於易象矣然樗軒則固是一矣而至於月沙兩洲三公上不止於生兩下不及於生四是何其參差耶曰邵先生論易則

一而兩兩而四矣蔡九峰演範則一而三三而九而
朱先生以爲相爲表裡林林天下之數何可一槩論
也至於七公上合四公則爲十一矣十者河圖之全
體而一者洛書之變數也又並存者如梅磵公而計
之而爲八則是又四生八之易象也真所謂橫斜曲
直無往而不遇其合者也善觀者觸類而長之則能
事畢矣今觀李氏諸少其補也無盡又安知不至於
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九而廿七廿七而八十一
以至無窮也耶然君子自有三不朽亦豈無進於此
者願相與勉之　崇禎紀元之上章涒灘仲冬日恩
津宋時烈書

跋李忠武閑山絶句

海國秋光暮霜寒鴈陣高憂心輾轉夜殘月照弓刀○誓海魚龍動盟山草木知

余每讀岳武穆送張紫巖詩未嘗不擊節而三復以爲其忠毅雄勇固其所也至於文詞亦何其奇且新也今見李忠武閑山之作可謂千載而同符者也余嘗作露梁碑略記公偉蹟　孝宗大王聞之亟徵草本而讀之極有漢帝鉅鹿意今公玄孫弘毅持是作見示一唱三歎不能去手仍喟然而歎曰使遽　孝廟時得蒙乙覽則必將益加　睿奬愛及於屋上烏矣今弘毅以不附權貴人失官落鬼人不知爲忠義

家子孫嗚呼其有能以告於執政者耶　崇禎紀元之五十三年庚申臘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錦湖集跋

余自少則聞錦湖林公是偉人豪士每讀退溪李先生所與酬唱而以爲公平生善謔以戲與先生氣象不同而其相好若是是必於其不同之中有所同者存焉其後益聞其所未聞則令人起立者多有焉最其臨命之際坦然如履平地雖劉器之之聞鍾未或過是夫死生大矣楊大年當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之則面無人色便液俱下蘇子瞻之被逮兩足俱軟幾不能行夫以二公之文章氣槩平日自視爲

如何而乃反如此豈非以所守非其正所養不能深而然也邵先生臨終只是諧謔明道先生以爲自聖人觀之則亦未是況公之笑傲戲劇律之以聖人之道則誠有可論者而比之楊蘇諸人則豈不大相懸乎夫其所守所養如是李先生之好之也其不在是耶公無嗣平生所作散落殆盡其外玄孫柳君應壽殫心收葺而其編摩發揮則出於文谷相公之手李公喜仲又爲之登梓仍爲玄晏重其闡揚稱引殆無餘憾矣夫其寂寥詩文視楊蘇不翅海川而二公之所以愛之如此者蓋亦有所受之矣斯可與知者道矣柳君其亦太史公之平通乎所附觀海稿亦可見

林氏之多賢也時　崇禎重光作噩孟夏日恩津宋時烈跋

土亭先生遺稿跋

余生世後不得灑掃於土亭先生之門然得因先輩長者竊聞其風聲事爲未嘗不歆仰而勉慕也最其可徵者重峰趙先生嘗告于　宣祖大王曰臣之所師者三人李之菡李珥成渾也三人之造德雖不同而其清心寡欲至行範世則無不同也噫自上世聖賢以至程張諸大儒其教人自爲者孰不以清心寡欲爲至要哉蓋其心不清則本源病矣其欲不寡則物累行矣人雖欲脩飾勉强於外自以爲賢而塵垢

汚穢日積乎中終至於天理滅而人欲肆然則三先生之爲道爲學可謂知要而趙先生亦可謂善觀而善學者矣夫四先生不同於人而同於道並世相輝以大鳴　國家之盛豈不休哉世之稱先生者或涉於恢詭之流豈先生才高氣清常超然於事物之外或不純於布帛菽粟與規矩準繩故不知者喚銀作鐵歟惟栗谷先生比先生於奇花異草豈不着題矣乎先生平生不喜著述其存於今者若干篇蓋所謂不得已者也今玄孫某某外玄孫趙世煥嶷望協同裒粹僅成一帙然觀鳳一羽足以知五彩之成章而溯其本則皆自清心寡欲中流出矣噫世衰道微利

欲紛挐惟此四字由是而明於世使有志於學者卓然不累於臭味酬豢之中則可以格致存養踐履擴充日臻乎高明廣大之域矣仕於朝者亦可以長廉遠恥志仁行義一以勤事庇民愛君憂國爲道而不敢有横目自營之意則其恐脫世教萬一其庶幾焉爾此余之所以眷眷於此而不敢與俗人言也年月日

恩津宋時烈謹書

一齋集跋

先生早悦孫吳旋聞仁義之說而篤信深味遂改其舊而新是圖則純如也蓋先生少時豪勇自負剛健以爲用或瀕於俠窟惟其豪勇故始也氣蓋宇宙不

屑於儒學而且懲戊己士禍託跡於跅弛而亦其豪勇能有以反之速而疾於風雷既反之後不厭不倦終至于有成則其剛健之用能有以抵當耐過之效也及其道成德立則南州之搢紳章甫蔚然尊師之明廟聞之遂有召命及入對首陳堯舜心法至　宣廟初服與南冥曹先生同賜聘禮而退陶之所推許者惟在不偏於一節俄拜臺憲期將大用則先生殁矣蓋先生用勇之能　列聖尊儒之德兩可見矣噫盛矣蓋嘗聞朱夫子曰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毫釐一差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愚

嘗以爲既有絶異之資而顧乃不入於道德者何歟蓋徒有溫良而其明不足以致察於幾微之際其健不足以致判於利義之界則其所謂溫良者適足爲因循於習熟優柔於愛好終至於陷溺而不能反此朱夫子之所以有深戒也嗚呼微先生之明與健則安知其不入於豪俠之流耶余嘗以爲可以驗夫子之不我欺者先生也故引以爲說焉年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跋林某與中華將士往復書帖

此等中華文字今日不可復見矣追想當時黎首雖寄命於戈鋌竄身於荆棘終然暴骨原野而莫不涸

濡　帝德鼓舞忘死此蓋我　列聖至誠事大以致有　皇上眷亦由數百年培養仁浹禮明使域內含生之倫皆能有忠義之心雖委巷匹夫咸思臨亂報效焉觀於此帖可見矣林某之孫涑嘗持以見示三復歎息而歸之亦欲遍以告於執政者云　崇禎重光作噩仲夏日書

醉夫尹公詩跋

醉夫死無後其弟之玄孫寀收拾此數詩請寫於余余不辭而泚筆焉噫此詩之骨格調韻如此亦可以想見其爲人也姦兇忍而殺之也其時刑官歎惜以爲玉碎未知醉夫似玉耶玉似醉夫耶今　上殿下

命復其墓戶丁役亦足以砥礪士氣矣醉夫南原人名潔字長源以不欲腹留陳復昌酒而吐瀉於復昌衣爲復昌所殺云　崇禎重光作噩仲秋日恩津宋時烈跋

書江陵金氏四孝子行録後

竊惟孝愛之性得於有生之初自然能知能行然自古及今以孝稱者何少也先王設官施教以是爲先表厥里閭勸率至矣而猶不能家喻而戶行良由氣質拘之物欲蔽之而然也今觀江陵金氏家譜則三世之間四孝子出焉此豈氣類相傳家教不泯有以不失其性初之本然耶抑觀感於夫賢之家也記昔

北坪師任堂申氏婦德備矣而孝行尤至克生文成公老先生先生雖於外祖母誠敬備盡以至上格宸衷　宣祖大王特許格外歸省夫如是四方安得不風動也況一鄉之觀法最近而又爲其親表者乎以故昔賢有美江陵之俗而曰有比屋可封之懿此則金氏之門占得最多也昔漢之袁氏四世五公猶爲史家之所稱況玆金氏之可貴豈彼之所能比哉噫其盛矣金氏江陵人諱宇諱之景混字子浩景時宇子隨埰字叔厚世居江陵府埰之孫涑及第今爲禮曹正郎云時　崇禎辛酉八月十二日恩津宋時烈跋

書寒水齋扁額後

晦菴先生歷叙古聖淵源而曰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友人權致道作小齋於清風江上讀書其中要余題其額敬以此揖之云華陽居士書

跋清涼寺壁舊遊筆跡後

全城李碩堅聖彌委禽故金金吾濟甫家于報恩表叔忠原朴時甫愼叔及月城李復元恩津宋英甫送之于此時甫則仍護往金氏家時主倅壽城羅子章亦來話而歸時　崇禎十三年陽至下澣也

此筆留在青山之清涼寺壁者四十有餘年而其間

時事多故凡字畫之出於吾手者無不被人殘毀或隨烟焰而此猶無恙豈寺僧獨不世情而然歟聖彌之亂命鐸摸取見示揩眼撫覽如隔晨事而其時同遊者半成鬼録吾與時甫亦是臘月三十日人而各在深谷落落相望足令人慨歎也時　崇禎重光作噩之復月日巴溪老叟書

漁村集跋

朱夫子嘗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然此特爲小人設仍論小人之難知曰依阿洪泯回互隱伏如鬼蜮孤蠱閃倏狡獪不可方物嗚呼小人之情狀如此則其知之之難不亦信乎以聖人之所難而責之於人

人則世之爲完人者蓋亦鮮矣　本朝漁村沈公彦光憤羣邪之蔑貞痛諸賢之受誣思所以扶接微陽漸復泰亨者甚切且篤適有以安老之好意告公者公喜聞而引進之期與協同則非我族類內懷敎毒衮貞斬伐之餘僅有存者而又從而芟刈之殆盡又欲上剥　坤儀幸而天佑　宗祏大懿伏辜當初誤事之責公則難辭而又有修郤之人乘時詆斥故公不免於奪職歸田以沒其世事固有出於公而疑於私者亦有斷乎成而終於敗者蓋世變無窮事機易遷雖有忠於智亦有所不能盡究者矧乎小人之難知有如朱子之所言者則公之願忠之心終爲敗事

之咎者無怪矣昔楊龜山不知蔡京之奸邪胡文定反被秦檜之籠絡而二公皆不失於程氏之淵源今公顧不足爲己卯之聞人耶公之五世孫澄嘗以公遺稿四册見示余喟然太息而言曰學者於知言知人之訓其不可忽也如是夫時　崇禎橫艾閹茂孟秋日恩津宋時烈書

顯廟御筆跋

朗善公子裒刻　列聖御筆余嘗爲之跋矣今公子之胤全坪君漸又續以　顯廟遺墨恭惟　禮陟之日已九年于兹矣爲之奉玩流涕無異弓劍之抱也今兹所刻纔十字而上下異體如出兩手者然豈從

心所欲不踰矩者歟天之四時亦有溫凉之變矣

再跋

歐公嘗仰視仁宗飛白而仍稱天下無事民物安樂天子從容於翰墨之娛我　顯廟每歎國勢危急朝夕難保然自今觀之可謂昇平矣賤臣伏覩今時異於當時伏想我　主上殿下日乾夕惕禹孜湯慄不暇於筆硯未技以供清閑之燕而亦不敢以爲　列聖亦嘗爲之云爾

書韓公明胤討賊時文字後

余叔父習靜公寓居湖西之永同地適值壬辰倭亂與縣監韓公明胤協謀討賊韓公每臨陣必灑泣誓

衆激以忠義士皆奮發肉薄殺賊賊以故飲退逃遁者屢矣其配朴氏遇賊自剄韓公不爲殯斂惟以爲國討賊爲急叔父益尚其忠節終始同事谿谷張相公清陰文正公載其事于叔父墓文余嘗追慕韓公欲訪其後承而無其路則徒懷慨然之心一日隣居朴生世輝來示以一冊子乃韓公討賊時文字也余之家乘曰習靜公與韓公討賊時其文字皆出其手余獲此冊子不覺流涕曰此吾叔父之文也仍又究其始卒則韓公以永同之勤陞資爲防禦使而卒死於賊眞所謂夫爲忠臣妻爲節婦者也叔父之慕義無窮有以也哉今公之後承在曾有粲在玄有壽徵

焉皆微而不振當時効力人李春起朴紱孫忠鄭連
朴庭訓南景誠朴夢說趙勳朴瀾等四十餘人寔公
之請行賞典者而亦皆湮沒不著嗚呼國家何以勵
人之忠節哉嗚呼孰能以此諗于執政者哉公西原
人字駿叔死時年五十一習靜公諱邦祚字永叔以
清名直道不容於世光海朝遇毒而沒於西塞士友
至今痛惜云時　崇禎橫艾閼茂九月日習靜公從
子宋時烈書

龍灣二星帖跋

浚翁胤今幾伯擇之示以此帖其所記詳矣噫今日
則無是矣昔晦翁以南北再歡中外無事爲不勝憤

歎之事何其與常人異情耶今日尊周之義漸就黜昧昨宿西磵墓下終宵感慨侵晨敬拜有尤原難作之歎矣今於此帖謹書之曰觀此有不敬慕而興懷者則真所謂無人心者也漫翁後改號迂齋云昭陽大淵獻仲夏日恩津宋時烈跋

再跋

余得此帖之日適與澤癯之季胤都憲季周同覽季周爲言嘗至龍灣其故老尚能指點其所云仍言當時十五公以年輩區分自達城以上則其所處相接稱以壽星村錦城以下則稱以酒星而德水公居間無所屬故西磵詩曰洛社舊聞容淶水許君添作座

中人可見一時之氣像矣余敢爲之說曰此豈不可名以聚星乎昔陳寔以獻身吊暨取譏於先儒而晦翁猶以安衆全邦不爲身謀而美之曰炯然方寸秋月寒江況今諸賢所安所全者何事耶荀淑特一博學高行莅事明理之人而已然二公上動乾文而晦翁遷居竹林乃相其亭役又畫着屏上而爲之贊如使此帖入於晦翁眼中則當以爲如何也豈不曰陳荀當讓一頭地乎第於原贊有曰彧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此又十五公後承之所當知也

槐山郡奉刻癸亥春宣諭　聖教跋

崇禎壬戌八路大飢八路按臣狀啓日至皆曰民事罔極賑政無策人將舉塡溝壑于斯時也　聖上哀愍惻瘝不翅在己日與廷臣講求救活之道蓋自庚戌以來連歲不熟公私赤立　廟享御供皆從減省而其出於民者一切蠲放此外則更無餘地可以容力至於翌年癸亥之春則諸路之啓本愈急而竊發之患隨處而起人皆曰民將盡劉而國隨之矣一日　聖上手下哀痛之敎其大意以爲天之降茲大侵實由於余之失德而使爾無辜之民舉皆餓死傷痛慚負何可言諭然爾等毋或離散以待朝家拮据賑恤且切勿爲竊盜以殘形軀如此凡千餘言又別敎于

監兵使守令以至僉使萬戶諭以保活之意丁寧反覆如託疾子于醫家蓋此二　教不尚文華誠意藹然纖微曲折無不該悉眞聖人之文也遂遣御史宣諭于八路於是自士夫以至下賤無不嗚咽感泣而相語曰吾　王之愍我也如此吾等雖死而何恨焉長民者相語曰　聖教如此如不盡心我則非人凡可以及民者靡不用其極以故上下相信絶無棄家流移之民剜而爲盜乎有一邊將奉書泣三日遂取其家之粟以濟其士卒而利川武人亦有輸粟于官而辭賞不受者通計國內則如是者必多矣嗚呼聖人之感人心也如此哉昔唐陸贄爲德宗代述罪

已詔而驕將悍卒無不流涕況我　聖上一字一句出自　宸衷形諸紙上片片赤心如父哀子則宜乎含血之倫亦以至誠相感以承　上旨也李學士奮宣諭于關東而歸也父老四百餘人追送而泣謝曰吾　王萬壽以此一方之心可以卜八路之心矣易曰信及豚魚況此秉彝好德之良哉後世之以羊豕待良者是誠何心哉既二麥登場良免捐瘠則又相泣而言曰微我　聖君之恩則吾等其相率而爲道殣矣於是槐山郡守李侯世基立初颺言于衆曰天生聖人立而爲君實所以爲民生也今我　聖上之恩倫也至此雖大禹之泣辜周文之如傷何以加此

宜與二典三謨並傳于萬世也遂刻揭于公館之楣
間其心亦仁矣哉　主聖臣良於此乎亦可見矣傳
曰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罪也愚願以立初
此心警策于忠愛未至之人也是年仲夏日致仕臣
宋時烈拜手稽首謹跋

西村詩帖跋

柳集仲示以所藏其外高祖崔西村一帖噫西村之
至寃至今令人氣塞豈料甲子一周之後復見此眞
蹟耶其下方所附義烏葉公二詩珪璧爛然不忍塵
昏噫皇華詩什不渡鴨江來久矣竊不勝山栗泉蕭
之思也況所謂義烏是晦翁先生按劾唐仲友時所

屢書者先生因此而身益不安恨不見葉公一問其弓手根脚而追按仲友罪狀也時　崇禎閼逢困敦孟陬日華陽老人書

書金士明畫帖後

松隱金士明書畫妙一世惜乎天靳遐齡不克充其分量也今其棄其世五十年餘而散落殆盡矣今胤子益燧益烜收拾於士友間藏之巾衍者有若干將以傳諸後承其意可謂善矣或有謂士明有詩禮之聞而乃弊精於曲藝何也余謂伊川不好畫而晦翁則好之觀於張茂則韋仲至可見矣余嘗侍老先生適工畫李澄自外至老先生手出一幅紙使之揮灑

而愛玩之余謂老先生於此亦效晦翁之言也況其寫字則晦翁嘗有銘焉士明之從事於斯二者何病焉余嘗謂士明賤子幸至眉壽盍爲余寫照士明笑曰公將以我爲郭叔瞻耶噫終若爲之則麋鹿之姿林野之性雖不相見者亦知其爲余也亦將並洩於後世之評品者而未果也只今士明之墓木已拱而更見數幅於塵昏蠹蝕之餘爲之出涕而書其後時崇禎閼逢困敦剥之上澣書

洪士式所藏先賢遺墨跋

先賢遺墨散落於窮閭塵昏蠹蝕或爲婢妾覆醢之用甚可惜也今士式收拾粧緒以爲寶玩其意可謂

善矣　本朝以筆名家者指不勝屈而士式獨於此拳拳豈不以要見其心畫乎然則晦翁何以好老瞞書乎晦翁特以其近古而好之而及聞劉共父一言則自言默然無以應其舍己從人不難於自屈是堯舜孔門之心法也夫如是卒以優入聖域後之游藝之士於此不徒求其心畫而必求其心法斯可矣士式其勉之哉時　崇禎閼逢困敦坤之下澣恩津宋時烈書于橋谷之齋舍

跋申氏家乘

李墜松窩雜說申高靈夫人尹氏子雲之妹也公在　英廟朝與於八學士之流而尤與成三問最善

至光廟丙子之難三問等獄事發覺其日之夕公還家中門洞開而夫人不在公歷探房廡見夫人獨上抹樓手持數尺之布坐於棟下公問其故答曰君於平日與三問輩相厚不啻如兄弟今聞三問等獄事已發意君必與之同死將俟君之凶問之及而自決不圖君之獨爲生還也公愧屈悵然若無所容按公之夫人之卒在於丙子正月而六臣之獄起於其年之夏安得有云云之說也小家雜說出於傳聞失實有如此者不得不辨夫人此舉蓋聞在於乙亥夏魯山遜位之日光廟受禪之夕云搢紳間至今相傳爲美談松窩此錄傳聞

之不詳耳

壽樂亭主人申永植伯固持此家乘來示於華陽書室大綱槩舉而衆目可尋矣余申氏之彌甥也宜有序引以塞伯固之請而余既作山氓廢棄筆研不得以揄揚一二甚可恨也抑有所感焉竊聞文忠夫人尹氏貞懿見識昭如日星而前此不得聞知看書不多不足以爲士信矣文忠內有尹夫人下有歸來亭吁其盛矣旃蒙赤奮若夫之上澣恩津宋時烈跋

再跋

尹夫人事未知的在何年若是乙亥則尤可貴也

書林石川詠秋天詩後

栗翁遊楓岳五言古詩凡三千言歷叙其所經歷及行止始終其詩中有曰門前平地濶莎草逢春綠據此則是春初也又曰遂作半歲留所聞非虛說按栗翁入山正在甲寅歲石川之拜東伯亦在是歲而其詠秋天詩曰與李生云云夫栗翁春初入金剛而其秋與石川共賦秋天則其間時月恰成半歲而正符詩中半歲留之語矣未知何暇削髮何暇長髮而出山乎只以此證之其不變形萬萬無疑而今之言者必欲證成其削髮之事抑獨何心良可痛惋年月日

恩津宋時烈書

書淑人洪氏行狀後

夏山曹君美伯偉叔以谷雲居士金延之所爲其母夫人狀請余作幽堂之誌余方以口語杜門省愆知舊所託一例辭謝今不可輒爾破戒遂以實拜辭而又念延之之狀事行該實而文又簡當以此爲銘足以取信於人而不朽於後矣且其所謂生長尊貴家絶無驕矜之色戒夫子早出世路躬執女紅身不服綺紈此皆福履綏之之實故爲夫子所敬重爲夫黨所稱譽而子女繁昌餘慶未艾此足以徵於天與人而大易地山之亨從可驗矣又何待於不佞之文乎若其不得壽年只是氣清數局而然也人又何悲乎余以美伯内外世誼終不可無一言故謹書此以付

于行狀之下方而歸之　崇禎柔兆攝提格暮春日

恩津宋時烈書

書巴谷酬唱詩後

歲丙寅暮春余與權致道會于華陽校過朱子書李

甥子邵閔士昱李同甫洎疇孫先後來至以相斯役

同甫言此去俗離想不甚遠盍相與往遊乎其中或

有難之者余謂朱先生約束萊往遊天台鴈蕩而不

果行追後恨之者屢形於言安知今行不成則亦不

無後悔也余遂以簠簋先導士昱門人十許人亦隨

以行自煥章菴歷巴谷至仙游洞宿于空林其間蓋

廿許里也其始發也有謂今日之行甚樂盍相與賦

詩以紀行皆曰然余自以諺云弱者先手今日無余弱也輒先寫拙句以求和諸賢不鄙而應之者頗有焉余忽思朱先生南嶽之遊酬唱甚富而旋即自警曰是亦足以爲荒矣遂與南軒相約而止今吾輩浸淫不已則無乃犯先生之戒乎且當時酬唱多依於理致故朱先生有乾坤太極大學絜矩之詠南軒有強矯體用臨深履薄之句不徒賞江山景物之勝至於朱先生梅館之作則嚴正痛切直使人心身竦然不翅如臨壑谷千萬丈今吾輩無亦警省之心少而放浪之意多耶抑余景純有言曷如其無烏惡乎有今既有矣同甫請余書于紙故不辭而副之是月廿

六日也尤翁書

書澤堂政院日記後

右日記一册澤堂李公在政院時所録也此於卯申之暇酬酢之餘乘忙役筆者出於立談指顧之間而提要刻煩時附議論無甚是非而雖黃自有焉眞所謂一羽之文章而全鳳可知矣公自爲秀才時喜看性理書其見於著述者自有淵源今此所載亦不爲空言之比也然此等文字自 顯宗朝秘同眞史著爲絜令故十襲而歸其子孫俾藏巾衍以謹虫魚之護焉余於此別有所感也 本朝於事大之誠迫出今古況自 宣廟以後則益有以異焉雖肌肉髮膚

有何所惜第自魏閹用事之後奉使東來者一以黷貨爲務一經其行則必與中山宮獨留之歎以故仁祖大王難於　詔冊之請舉此一端天下之勢可知而卒有甲申三月之變公於此記載　詔使事獨詳焉豈亦先幾觸類以垂監戒之意也歟此非識微之君子何以與此又有一事公甚謹於陰陽之際其築室於山中也正值大北斁彝之時故堅塞北壁以示其志又於此深以朝家潤用其餘孽爲非其在巖豕之時孰知其慮之深且遠也及今陽消之際其躑躅之勢有不可遏焉此非惟公之識慮之獨詣蓋於大易深明其理致而然也後之覽此書者其有以三致

思焉可也時　崇禎丙寅月日恩津後人宋時烈謹
跋

題清陰先生四詩後

聖賢既已沒遺訓在簡策潛心誦其言豁然開迷惑孰云古今異千載如不隔良時悔虛度遲暮難自力君看衛武公九十猶抑抑○勵志志未効修辭辭不達收身返初服萬事一箇拙儻然林泉內俯仰無愧怍○白首歸田苦不早田園松菊皆荒草獨憐門外石頭泉依舊清涵月影倒○晚暮歸田賦歸田亦何好門無車馬塵草沒牛羊道

右四詩石室先生文正公之所作也嗣孫壽增謹

修復陶山舊第將以揭此於壁上要余書之余竊惟念首一詩所以自警而警于人者深矣朱子嘗謂衛武公去聖人近氣象自不同程子云老而好學尤可愛先生其有得於斯乎其第三詩其亦朱子所詠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之意乎其餘二詩亦可以諷夫乾沒祿利老死而止者矣凡後之登斯堂而覽斯詩者庶可以見先生於百世之下矣　崇禎柔兆攝提格剥之十五分德殷宋時烈敬識

書鄭氏家藏書札帖後

晏叔始自號孚翼晚於心經得一句甚愛之改號敬畏或曰畏近而自警焉嗚呼今其丘木已拱矣其子孫

滂持其平日知舊書札帖來示於懷川之南澗帖中諸賢皆不在世而惟余獨存俯仰今昔爲之愴然滂零也其中或不無狼狽於末流者晦翁所謂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滂也其戒之哉　崇禎強圉單閼夬之將晦南澗老人書

書沙溪先生語録後

文元老先生遺稿編刊時光城欲於其附録中並付時烈所編語録矣余以爲無妨而許之此一段當初與衛輒事聯爲一條俄見李撰之所論秋浦碑說則以爲秋浦和倭時說與牛溪不同不可載其說矣余於心極悔而因知時論如此此語尤當起開遂刪去

而只存衛輒事因而竊歎以爲今人識見如此誠可歎也夫義理天下之公也守經行權雖並行不悖然其輕重取舍之間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孔子嘗以泰伯文王並稱至德而論極致處則朱子以爲泰伯高於文王此豈不以有天下之二者猶處泰伯武王二者之間乎然未聞以此而罪朱子非議文王也然孔子以爲至德者指服事殷而言也非謂其有天下之二也朱子以爲不及泰伯者指有天下之二而言也非謂其服事殷也孔朱之言各有所指而要之皆所以存天下之大防也今人不讀朱子書而輕事立說正所謂矮人觀場也且小

學續編是韓嶠稟定於牛溪者故先生疏請刊行以惠後學又黃宗海於牛溪有所疑問先生力加伸辨更無所餘愚未見坡門諸賢尊信牛溪如此者也蓋坡門則欲以遊說仁弘而緩牛溪之禍先生則直斥鄭寒岡金蕭夫而辨牛溪之誣其是非得失如何也非獨坡門如此今人大抵不知前後實狀而妄肆氣勢豈知具眼者從旁冷看也欲以此質於玄石而未果也

南漢記略跋

大亂將至三倫常將絕天不得不生先生以扶持之也當先生哭裂某書有人曰扶而去之可見天理之在

人心不可泯也顧奈何今日權金洪吳尹與日月爭光者次第見非也曰陰陽不能相無天以純陽既生先生則陰亦有所生之者矣雖然陽不可終無也故先生所居石室山中有所謂陽昭臺者晦父詩所謂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者與之冥會矣此記藏在臺下將與盖壤俱廢可也先生嗣孫壽增延之使其胤昌直季達袖此記來示於懷川之南澗敢濯手而書此於下方云時 崇禎著雍執徐遯之初吉門人德殷宋時烈跋

平陽朴先生昌寧成先生詩文跋

余杜門溪上養痾省愆一日田上舍醇來自新邑投

示一幅文字題曰金教官詩卷序序末書曰平陽朴彭年仁叟其下又有贈金教官詩其下書曰昌寧成三問謹甫余不覺心驚而眼明曰此二先生文字何處得來所謂金教官是何許人而獲此於二先生若是其鄭重耶田君曰金是結城人而名大來余所居與之密邇故得以論其世也今此序若詩者南相國之胤鶴鳴所録寄者也余曰觀二先生之所推許如此不問可知其爲人也今去二先生之世二百有餘年而況當時刑禍之餘其不烟沉響絶者幾希矣如非鬼慳神護安保其至今無恙哉當丙子禍後成公丙子自寫神主而祭之後幾年　顯宗大王之幾年

書吏嚴義龍得其主於仁王山下巖石間字不點昧士人呂必寬等奉安於其外裔某官嚴續家因以藏於魯隱洞祠宇余嘗記其事矣此豈人力哉以此亦知此詩文之顯晦必有所以也而金公之詆此而不朽者亦非偶然也然微南田二君之嗜義尚賢孰能揮發闡揚如此哉目今邪說肆行殺身成仁之士反見非議竊伏山間不勝悲歎也適此間諸生禋祀朴先生而田君奉此而來同執俎豆其事亦奇矣遂書此于詩文之下方云時崇禎著雍執徐八月六丁德殷宋時烈跋

跋鄭畸翁答潛窩書

此書出於光海主初服上亭訟寃之後于斯時也仁弘之徒勢若熏天無不以利害禍福之私附麗而報報焉而成氏亦其一也其所謂渝渝詆詆謬戾二父云者正指此也當是時惟潛窩李公不逐時好獨守正見公作此書以叙其痛憤悲苦之意此不惟知畸翁而亦可以知潛翁矣此書所叙與沙溪老先生說毫髮不爽其門下諸人無不耳熟焉矣當公從子掌令濚晏叔刊公文集也成氏甥尹宣擧吉甫緩頰於晏叔使去此書不刊焉老先生長胤文敬公不能平面語晏叔曰君叔父文集當碎其板矣晏叔雖恐懼畏伏而業已行世莫可追也頃歲甲子公側出子澈

寔文敬公之中表弟也爲縣同福將重刊其集且爲續録將載此書而馳書以問於余余隱之於心以爲晏叔去之而泣也載之則無乃松江公家法有十起不起之嫌耶且使人知有異同毋乃近於室中之言之聞於外耶亦禍福之所係故終不爲勸沮語只使渠量處焉反以思之此一事也而吉甫欲爲外家地者如此而晏叔不爲叔父地者雖迫於强弱之勢要之未爲盡善也余不能以師門之意先事而規晏叔是余之罪也既數日泣又以書來曰此書不載則私心無任痛迫故將決意載之矣余答曰尒意如此則誰敢止之然刋而藏之有朱子訓須勿印布可也泣

又以書來曰謹聞命矣然實有是事人豈有不知者哉今人乃謂余勸拙載録此書謗讟有加此則非知實狀者也仍竊思之老先生則自以此筆之於書而無所顧藉而吾乃於拙不能明白指揮顧爲婷婀婉轉語其失先師門法甚矣先師門法則實不失朱子易簀時付託門人旨訣也

書晦翁語後贈洪士式

朱先生將易簀爲諸生言爲學之要曰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先生此訓實原於孔聖人之生也直孟子以直養

而無害之語而其所以發揮者益丁寧深切雖聖人復起不可以易此矣豐山洪士式投一空白俾書聖賢格言先師文元公每以此提耳故常不忘于心矣敢書此以歸之　崇禎屠維大荒落孟陬日華陽老叟書于南澗之精舍

又

沽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晦翁嘗論筆法曰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吾與士式常誦此言可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六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七

銘箴贊婚書上樑文

知止窩銘

退憂金相公結數椽於東郊外扁以知止曰此二字雖見於漢之疏廣我所志則寔在艮卦程傳義也因要余作銘余曰程傳之意固至矣盡矣然必須進之於大學至善之道然後君子之道無所不備矣乃作銘曰

知止之云肇自漢疏只論去就罔推其餘惟易艮止有涪翁傳外物不接人斯不見內欲不萌身是不獲惟外與內相因反復如是而止其止乃至知其如此

是君子事外物維何榮華祿利采色聲音耀目聶耳此物交引其內悅喜昨如古井今即瀾翻朝爲明鑑暮乃塵昏移山之重悍馬與奔既不外交內自靜專蓋翁踐履盡一部易然後寫成理皆臻極身心兩止何止不得維茲至善孔著于經曾假綿蠻其義益明雖穆穆文舍此曷程凡天下止孰與此并嗟爾主人出自東門既與疏同于易溯原我復進之孔曾之言

坎亨窩銘

習坎心亨其義博矣而橫渠先生取以爲格致之事朱先生所謂精切於二程此亦可見矣文谷相公在海上以坎亨揭于座右曰取橫渠意也愚猥

禾飛澤之後方與往復難疑以求剖窺之或通因
爲之銘曰
聖遠經殘文訛義贖天啓洛建以牖蒙學毫分縷析
無微不顯而我後人心迷識淺如日中天瞽者不見
仰思俯讀一重又重外觀駭然惶乎八中茫如望洋
阻若登峻莫有啓發一悱一憤天下之坎孰與此習
積此辛苦不徐不迫庶幾一朝豁然貫通會萬歸一
穿穴玲瓏乃知昔賢實惟先獲或謂吾公方處困戮
而心不憫是爲斯象趣爲子語子言何爽公誠不憫
自言則夸惟其取義攻學靡他矧坎一陽寔有孚義
孚是誠意如瓜抱子公斯實踐豈有虛僞不貳不息

惟窮格是事

遠市窩銘

完山李君晦居於漢師之北里扁其窩曰遠市夫遠市之名宜於山林澗谷之居今處於城市紛囂之中而顧以此名之者無乃爽其實乎君晦曰易不云乎行其庭不見其人程子釋之曰庭除之間至近也而在背則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今夫城市之紛囂雖日接於耳目而苟心有主宰恬然不應寂然不動則彼自不干於我事其爲遠也孰加於是易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程子又釋之曰不獲其身謂忘我也其所謂忘我者謂內欲不萌也夫

既內欲不萌至於忘我則其所謂不見其人又不足言之矣其遠於紛囂也奚翅萬里外哉人或身在山林而名利之是慕軒冕之是思則其地雖遠而又何近如之余曰君晦可謂得其道矣遂爲之銘曰

案有詩書心希賢聖靜如止水恬如古井冕紱之榮浮雲無有視彼駟鍾若身膩垢雖在城市其遠萬里彼既遠而有邇者在其邇維何曾不下帶勉哉主人其存主宰

百無堂六有牖銘

余嘗爲百無堂尹景任略述所以名堂之意而旋

慮其一向如是則歸於脫空未免有偏倚之弊故
請書橫渠六有說寸窓牖以存無中含有之義則
景任又請余以爲銘銘曰
言動瞬息人事之綱一晝一宵天運之常此相推移
循環不已吾於其間必有所事其事伊何寔惟天理
有教有法有存有養有爲有得以是自強是曰六有
當不容隙首尾一身內外罔隔以是用力賢聖可學
昔禹神功由厥孜孜亦粤聖文於穆緝熙純乎不已
與天同之孟稱源泉孔歎逝者其所示人咸以不舍
在我後生日用之功豈敢少懈而有罅縫有卓張子
垂此玉矩晦翁發揮謂極好語願揭座右心目常寓

無中有有其進孰禦

冽泉銘

文正公金先生遘軸石室山中衣履仍藏焉其嗣孫壽增延之於其源泉鼿石以治之而名曰冽泉門人恩津宋時烈拜手敬銘焉

皎皎秋月照此寒水千載之心先生仰只

右全用朱子感興詩第十篇意以明老先生原詩之旨

下泉寤歎念彼京師萬折而東先生以之

右用下泉第三章語以表老先生平日之志云

逝水之歎微乎聖旨仁智見之何不謂矣

右用孟子徐子章註說又引易繫以明學問之端
此則存亦可刪亦可

洪相公琴銘

南陽洪相公有所彈六絃之琴今其胤子得禹叔範葆藏之或曰琴樂器也相公至慟在心寢苫衽戈常不欲與彼共戴一天其於樂也何有焉曰有是言也不曰舜在床琴乎于斯時也怨慕號泣極天下之樂而無以解其憂豈不以怨慕之心寓於琴而以自傷乎文王箕子之操亦然也然古聖賢之心蓋有所不能名焉者矣至於宋之劉忠顯殉節於靖康之難其子屏山先生每上其墓涕泗嗚

咽累日而返其痛慕也至矣家有二齋齋各有琴而晦翁夫子銘以發揮之其遺辭之微旨可見矣相公晚登台司蓋嘗養兵儲財將以有待國小力弱一無以酬其志而公則歿矣叔範要余銘其墓邊余不得終辭敢述朱夫子銘語而爲之辭辭曰

雷閟于腹中兮固將待時而發終不及乎其伸蓋與時而偕屈
有時而鳴其不平兮是遇陰而抑之幽然蓄憾積悁有待之志兮託茲琴而猶傳

洪九以琴銘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怠慾之邪心此晦翁紫陽

琴銘也又銘黃子厚琴曰維我知子山高而水深兮　崇禎上章涒灘坤之上澥巴谷老叟書于洪九以膝上絃外仍爲之銘曰

養而不至於定禁而不至於無則皆不可謂之成功也巴水洋洋華山峨峨安得與子泠然於草堂之前月明之中乎

七物銘

逐愚洪公君叔以日用七物要余文爲銘是古人盤盂几杖之意也各綴二句聊以奉呈以爲覆醢之資云時　崇禎丙午季夏日書于洛陽山中

硯

外方不遷內虛能容惟勤洗濯毋與垢終

筆

體銳動亟宜爾不壽斯可爲戒惟仁是務

墨

遠之缺用近則易染親疎之際正好點檢

衾

不謹於獨寢而愧爾於蔡先生百世仰止

枕

憑而夢者惟羲與周生雖叔季鴻漠之遊

褥

充以臯著以禦冬寒雖寂在下功莫與扳

不正不坐古有孔聖毋忽小物是猶定命

主一齋箴 為尹承任作

千古聖賢以敬相傳一貫之要孰此為先第無形影孰明其義維昔河南有程夫子論以主一以詔來裔其一維何不參不貳靜而存心動而應事造次顛沛一主於此人欲日消罔非天理逮至晦翁發揮愈至前後心法秋月寒水維茲尹君曾遊丈席以此名齋其志可則毋曰已老怠於用力分寸躋攀維求百千七年日深有蓄三年以此相勗因自警焉

武侯畫像贊

文正公金先生有孫曰壽增延之早謝簪纓綸巾麻鞋步入白雲山中築室以居揭諸葛武侯像于堂中要余爲贊余老病垂死神思衰落有何筆力乃敢爲此哉況已有南軒張子之贊其又敢僭焉而求多耶顧惟延之喜讀朱子書故略掇大全語類中語以塞其請云

武侯奮忠漢祚莫延惟其義烈白日青天孰其知之有宋紫陽改寇爲伐昭揭大綱正大之體不與子房禮樂其與謂其信然樓下長吟廟柏之篇亟贊眞像要桂林賢祗役匡廬儼其繪事寒藻飛泉式薦明祀神交冥漠誰識此意惟我文正際會　聖祖炳然丹

心無絕終古有孫式穀聿追遺志讀紫陽書慨然興
喟漠漠深谷庭宇蠲潔爰揭清高以虔以肅怳然潭
祠顧步不樂豈伊惟侯紫陽是思其思伊何筆削罪
知漢賊異體理欵殊幾兼抑雖懋功豈其下於惟武
侯實有知我此邦雖陋有箕疇化願言英靈於茲永
安

朴思菴畫像贊

松筠節操水月神精　聖主題品疇敢改評儒林領
袖藝苑宗盟傷于貝錦遯此巖扃坡翁誄詞描寫分
明文正序引揮發丁寧尚有餘蘊矧是丹青

迂齋李公影簇贊

迂齋相公沒已廿年餘矣聲容意趣每發於夢寐其第二胤秋部君擇之謫去龜州奉公影以行朝夕瞻依以寓如在之誠亦見孝思之一端也間以書來要余文爲贊余孤露投荒遠隔松楸感痛載蔚如不欲生遂扶涕而爲之其贊曰

星眸海口白而長身氷壺水月摠是精神佩佩者義溫溫則仁不宜置之褒鄂之倫

朱先生嘗言宗子奉二主蓋謂木主與影也此不但使其精神萃聚而不分亦嚴適敬宗之義也今其眞本實在江西君復祠家此則新本之摸移者也愚恐覽者或謂擇之好禮而有違於朱先生明

訓故并著之如此使無疑於擇之之所行云時
崇禎庚申元日華陽逋客書

書畫像自警

麋鹿之羣蓬蒿之廬寬明人靜忍飢看書爾形枯臞
爾學空疎帝衷爾負聖言爾侮宜爾置之蠹魚之伍

第二孫疇錫婚書

竊以制有儷皮粤自羲皇之世牢徵合體將講周禮
之文猥修甲辭用光崇聽伏惟尊從兄錦山使君天
潢餘派喬木遺陰正義行仁克遵先相國模範宜家
保族實有古君子風猷恥龍門夷虜之詆譏愛鮑家
布衾之寒儉茲承嘉命許以適房長女貺室基隆從

叔時烈第二孫嚞錫惟嚞錫素乏詩禮之教僅窺章句之粗不敢當乘龍之求方舉族而媿恧祗欲成用劒之意冀尊門之矜存祈祝之私敷宣不既

第五孫晦錫婚書

伏以澤滅木而不懼久仰先輩之風猷良下兗而爲咸喜託後承之姻好荼修薄物庸備古儀竊惟愛小子甚焉蓋亦同老牛舐也室家之願皆有寧計夜燭之思朋友之信可任何須薪斧之克惟兩美其必合自然同氣相求逮三族之不虞所以庶士迨謂伏承以尊季父畏齋公第二女許室元錫從祖父時烈第五孫晦錫惟令從妹淑聞早著壺教寔端而晦錫蒙

養素乏於直溫未學粗習於句讀徒以契誼之重猥
結兄弟之歡桓少君之大人蓋取鮑子之守約柳節
度之遺範庶賴韓氏之餘規雖愧人地之不侔實欣
臭味之相似遣此可制用趁氷未泮之期迨其于歸
佇聞桃有蕡之詠敷陳莫既鑑納是祈

曾孫漢源婚書

大昏之禮孔嚴所以承萬世之緒必誠之訓甚著蓋
將合二姓之歡顧念衰替之聲猷深慚甲乙之族望
仰節義之相襲東土之綱常不墜徵詩禮之丕承南
國之教化斯在茲承許以令愛貺室僕之曾孫男漢
源惟令愛令儀克備賢聞夙彰而漢源年已及於勝

冠學未講於宜室雖多量才之愧實幸同氣之求累世朱陳將期事契之益篤他日笄篚佇看門闌之共欣

沃川郡學聖廟重修上樑文

中白前箱薦禮容於在昔上宇下棟新制度於斯今茲涓日辰用升樑欐竊念沃川爲郡實惟湖界名區慕謠俗於周南人游禮樂之圃固士夫之冀北里成衿佩之林故塾升庠育之徧四封乃春誦夏絃者常百數惟茲聖廟之改作聿值神化之初興盖樑木之蟲壞幾軫章甫之震懼伊神棲之觕迫久病牲幣之安排而論議每喜於因循則前後相仍以苟且麟經

不書曾泮何須役民以時馬遷猶誇漢室正當觀兵之日於是謀同一邑事聞九重太守奉旨而殫心寧憂道謀之不潰多士釋經而董事咸喜子來之有成棟樑翼嚴既表士民之瞻仰規制敞豁允合司祝之周旋誰非蟻述之徒皆失燕賀之喜聊陳善禱共此歡謳兒郎偉拋樑東數伻之墻夫子宮莫歎人人難得入門庭要在五經中兒郎偉拋樑西誰道升高不自低欲識聖師傳授旨須從關洛溯濂溪兒郎偉拋樑南洙泗淵源有晦菴先後庚年天不忘千年學海更潭潭兒郎偉拋樑北經緯爭陳高拱極昭回低昂君莫驚訓謨光明在方册兒郎偉拋樑上聖道彌高

誰敢仰雖然本體具此心須把誠明見昭曠兒郎偉
拋樑下徒弟莘莘誦風雅誰將藻繪空相誇四科君
看游與夏伏願上樑之後教雨潛施文風益暢救洙
泗斷齒之弊尚及此時致樸棫濟濟之休更期斯世
將回叔季之俗永爲鄒魯之鄉

老谷祠堂上樑文

君子將營宮室遠有先立之文幼者漸知禮儀遵
既底之法蓋自先民有作乃於吾家聿覩主人恩津
世家漢師舊族三賢間之嘉會鳳彩奎章雙清堂之
聳標桂馥蘭郁庠皇考之懿德當世亂而彌貞伸正
義於金墉大倫於焉扶樹斥凶議於芹館羣邪爲之

彷徨迹雖沉於布素之間事累書於簡青之上二大賢之詞筆既光貴於九原兩　聖朝之恩榮竟推隆於三府暨璽封之雙檢見闔舜之齊休義方罔虧喜有承繼之遺業仁者有後自可逢將於餘庥顧育窮育鞠之多時幾廢室靡家之屢歎幸朝廷之收録初試郵官歷幽明之考科遂畀郡寄禄不及養傷匪栽之奚勝數當于公念豐川而增慕潛魚不厭在沼倦鳥不暇投林二千石之循良事雖急於化民成俗八十日而歸去意何存於以官爲家遂命幹蠱之兒亟營莫蘋之室罰可辭於不圖之資聚事無關於上計之收支栢板松楹務存苟完之義山粲藻棁恐有不

智之議五架取近北之深四龕正尚右之次存不大
夫食雖切豐薄之嘆時既雨露濡可展怵惕之感形
容之聲恨少稚昧之飭足垂儆然慨然之存於茲始
矣歌斯哭斯之頌烏可已乎自幸身事乎五宗肆敢
口陳乎六偉兒郎偉抛樑東滿山蒼翠映簾櫳音容
莫恨隨時遠歲寒要看勁操同兒郎偉抛樑西廣野
黃雲極望低荷鉏刈來登圃早行看室牖薦清齊兒
郎偉抛樑南屋室牖早分所甘長夏家貧要薦麥夜
求明水露華涸兒郎偉抛樑北象緯羅陳皆拱極宗
庶高早正亦然天然階級增修飾兒郎偉抛樑上高
山屹立人皆仰節義風流誰等侔東山何似西山爽

兒郎偉抛樑下溪水潺湲流不舍源遠方知流自長沿洞斷港何爲者伏願上樑之後慈蔭彌篤祥慶益臻陟降在茲敢忘於夙夜祭祀以禮罔愆於春秋尊祖敬宗致孝乎神修睦乎族承家開業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優優禮儀三千詵詵子孫萬億所望此耳勿替引之